

武俠小說

金雁翎飛龍

鄭証因著



鄭證因著

金鷹鬥飛龍正集

正華書店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521394

武俠小說
金鷹鬥飛龍
正集目錄

一 降異族飛龍叟利刃示警.....一

二 白線橫飛護衛夜半受窘.....一五

三 宮庭盜金印絕技戲護衛.....三一

四 再受挫護衛千里訪異人.....四七

五 跡蹤跡金眼鷹午夜受挫.....六三

武俠技
擊小說

金鷹鬥飛龍 正集

鄭證因撰

一 降異族飛龍叟利刃示警

明季崇禎十五年，時爲壬午之春，遼寧總督洪承疇率兵十三萬，與清太宗順治戰於呂翁山，明軍大敗，洪承疇被清軍生擒，幽囚於盛京的景祐宮內，這景祐宮在大清門的左邊，清太宗隱使宮妃薦枕勸降，洪承疇意動，竟然的爲了「色」，不惜失節屈膝服事異族，至五月癸酉，太宗御崇政殿，面諭於洪承疇道：「當時爾與我軍爲敵者，是各爲其主，朕豈介意於爾，朕之所以活爾者，以我軍之擊敗爾之十三萬大軍，與奪得松錦諸城者，皆爲天意。語云：「天道好生，善養人者，斯合天道，」朕故推恩活爾，爾須念朕撫育之恩，盡心圖報。」後來洪承疇果是儘心報效清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清庭之所以致明朝版圖易色者，雖說是由於吳三桂的引狼入室，實際也是由於洪承疇的進言。清廷，清太宗才發兵入關，從逐走了李闖王之後，就此樂不思蜀的佔據了神京，初時洪承疇還存着故主之恩，想借清兵之力，謀安明室，却不料就此覆傾了明室，眞非洪承疇意料所及，無怪洪承疇有密室上書之一舉以贖罪衍事。

在洪承疇降膝清廷之後一年許，秋杪八月底，這景祐宮中的一夜，恰好下弦月色正升上這景祐宮的東北角，除了這一面受着一片清光照射以外，其餘的殿角簷溜尚在黑黝黝中，這時洪承疇正在床帳之內反覆，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起身揭開帳子的一角，看了看那案頭上的西洋自鳴鐘時，長短針正指着丑時一刻，順着眼光一溜，恰好與那帽筒上的珠花翎接個正着，不由回手握摸腦後的辮稍，啾然的一聲長嘆橫身又躺向床裏，在說一聲嘆息之後，洪承疇迷迷糊糊的，似乎聽得床前起了微微的足音，洪承疇一驚急掀帳角，就見立在床前一個遍身綺羅，短衣長褲，體態苗條，纖腰輕盈的女子，正望着洪承疇，微微含笑，在燭影裏看時，見正是那名屢來薦枕的宮妃。這一看就微微的聞到如蘭如麝的香氣，說不出是甚麼氣味，心坎裏不由的蕩漾起來，一翻身沒有抓着，那名宮妃已經退身帳後。發出一種蕩人心魄的嬌笑，撩撥得洪承疇忙翻身下了牀，拖着宮靴追過去，那名宮妃又轉到牀前斜倚在桌前望着洪承疇仍咯咯地嬌笑，洪承疇一經到了這樣場面，立時心熱如火似的，一作勢撲將過去，可是那名宮妃嬌軀是輕盈矯捷，早一閃閃到洪承疇的身後，洪承疇撲了一個空，身子碰在桌案上，碰得那帽筒自鳴鐘水壺等一陣作響，洪承疇忙伸手扶住那帽筒，定了定神，一回身，那名宮妃已然坐到洪承疇的牀沿之上，手拉着雙膝，笑得前仰後合道：「我沒見過像爺這麼樣的急色兒……」他說到這裏，洪承疇已然撲過來，展開雙臂就將這名宮妃抱住，這名宮妃也趁勢倒在洪承疇的懷中，別看洪承疇已四十多歲了，人還是那麼不老實

的，先在這名宮妃的頰旁一吻，跟着雙手一陣溫存起來，笑得這名宮妃越發的倚緊了洪承疇的胸前，過了一刻，洪承疇方始慢慢的領着這名宮妃的秀色，在這紅燭高燒的光影裏，看這名宮妃的面色，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粉面朱唇，越發顯得嬌豔動人，腦後鬆鬆的梳了一個慵髻，有幾縷細軟的髮絲垂在耳前，身上的衣服也很華麗，非常動人，心坎裏又不由得一陣心蕩，又將這名宮妃抱着吻了一下，氣喘吁吁的：「看不出你這打扮得更加嬌豔了，可惜我洪承疇無福日日消受皇妃的豔福。」說罷又是一吻，可是那名宮妃，却突地低垂了玉頸，默然不語，洪承疇一看時，已有幾滴淚珠墜落在手背之上。不由得驚異起來道：「啊！皇妃，你這麼傷心難過起來？」洪承疇這麼一說，那名宮妃却果真的傷心起來，一低頭離開洪承疇的胸前，往牀枕上一伏，只見玉肩聳動，似乎哭得異常傷心，這使洪承疇惶惑萬狀，慌忙手搖着這名妃子的玉肩道：「啊！你這怎麼的，莫是我洪承疇有得罪了你的地方？」洪承疇一連問了兩聲，可是這名妃子，却不回答，弄得洪承疇竟然手足無措起來，一轉身轉到這名妃子面前，低低的問道：「你這傷心，莫非有什麼難過？或則是我洪承疇開罪於你！怎不告訴於我啊！」

這時那名妃子已慢慢地抬起頭來望了望洪承疇，洪承疇看這名妃子時果真雨打梨花似的，情態楚楚的可憐，洪承疇不由鼻準一酸，雙手扶着這名妃子的玉肩，目注着道：「皇妃！你果真對我洪承疇有垂愛之意，我洪承疇雖是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可是我不知你究竟是爲什麼難過？」

金 鷹 門 飛 龍

這麼不肯告訴於我，是否我洪承疇不值得接受妃子的厚愛？抑是我洪承疇開非於你？」洪承疇這麼懇求似的，那名妃子這時含着眼淚，望了望洪承疇，欲言又止，又是一低頭，洪承疇道：「難道妃子是有什麼難言之處嗎？我洪承疇承皇上不殺之恩，再生之德。雖欲粉身碎骨。報効皇上皇妃之前。亦是在所不惜，妃子又何須這麼爲難，不肯告訴於我呢？」這名妃子又是一抬頭，拿着兩眼目注了洪承疇半天，才嘆了一氣道：「這事我知道非你不可，只要你能答應，我又何須這麼傷心難過。」洪承疇聽罷，慌忙伏身一躬道：「我洪承疇再生之德，這條性命總算是檢了便宜拾將回來的，無論如何還是皇上皇妃之德留存的，就是再割顆頭顱去，我也沒有什麼可以怨尤的地方，只要妃子肯說：我沒有什麼不肯答應的。」洪承疇言語之間，情態非常的激昂。

那名宮妃，却突的朝着洪承疇伏身下拜，洪承疇慌得也慌忙的跪下扶住道：「啊！皇妃你這爲何？只要我洪承疇答應，我就沒的改口了，你這還須要作什麼？」那名宮妃，推開洪承疇的雙手，身子向後一縮，望了望洪承疇道：「你果真是肯答應的嗎？不然的話我也不來這麼求你了。」

洪承疇慌得叩頭道：「皇妃你這麼說，我洪承疇可是罪該萬死了，無論如何，我洪承疇既答應了，就是粉身碎骨，亦所不惜，就請皇妃明白的示知。」這名宮妃，朝着洪承疇拜了一拜，洪承疇又慌忙扶起，一同退坐在榻間，洪承疇見這名宮妃，面頰之間還着不少的淚痕，就掏出手

巾綸這名宮妃拭了拭淚痕道：「皇妃你有什麼諭言，就請示知，我洪承疇決不退縮，」這名宮妃
看了一看洪承疇的面上道：「你能真的答應，這真是三千萬生靈的福氣了，我問你，你可知道吳
三桂這人？」洪承疇聞言呆了一呆，那名宮妃道：「你真的是不知道這吳三桂嗎？」洪承疇慌道
：「豈但是認識，我們還一殿稱過臣，皇妃怎地忽然問起這話來？這名宮妃道：「你知道吳三桂
這就好了，你可知道你到這遼京以來，外面的戰爭，是一天比一天的激烈，自從多爾袞率兵攻打
那山海關後，迄今已達一月有餘了。」

不能不能退兵，反而拆傷了不少的兵馬，曾聞你父和這吳三桂之父有過恩德，所以我希望你
能招降這吳三桂，歸順於皇上，不知你能否辦得到？」洪承疇聽罷，初時呆了一呆，可是那名宮
妃，却是妙目又流動了一下子，眼望着洪承疇道：「如果你是辦不到的話，我也不來強求你……，
」洪承疇在呆了一呆之時，好似覺得眼前顯現得出一個面貌蒼老的老人，正圓瞪着雙目眼望着洪
承疇，這使洪承疇憶起了，老父彌留時所說的話：「……承疇！我這不行了，你須念及我們洪門世
受國恩，須要努力報效朝廷，我即是在泉下也當歡喜的……，」洪承疇這麼一想，不由得仰首微
然一聲長嘆道：「這個，我不……，」那名宮妃突的立起身來眼望着洪承疇道：「你既然如此，
我也不來多事了，算我的話懇求是白說了，」洪承疇這顯言又是一呆。

但鼻管裏微顫聞到一陣如蘭如麝的香氣，不由得心神一蕩，即伸張雙臂一抱，這名宮妃顫動

着聲音道：「皇妃你這別急，我答應你好了。」這名宮妃才展顏和笑，即被洪承疇抱着雙雙滾入帳榻，帳幕經下一垂，榻下是一雙朱履和一雙平底鞋，而一條褲管，也正由床上滑將下來，春色是那樣的撩人！

這室內的燭光一滅，在這殿庭之上，微微地起了一陣輕風，吹動得簷角上的鐵馬，是「叮噠，叮噠」的一陣微響，似乎是一條人影由那殿角之下穿下這殿簷。

天將黎明，後官已然敲起鐘聲，那帳門立時一啓，這名宮妃是雲鬢蓬鬆地下了榻，輕輕地轉入旁邊一角壁廚內，只聽得「砰」然一聲。即歸入寂靜，洪承疇看了看那壁廚，突地嘆了一口氣，轉頭從帳中往那窗櫺上一望，又圓瞪着兩目，不知在凝想些什麼，這時那清激照人的月光，已慢慢地由榻間移向那壁廚，洪承疇忽然在想起了什麼，一個翻身脚拖着拖鞋，走到那壁廚跟前，伸手搖恍了一下，可是這壁廚似乎是異形的堅固，洪承疇沒有搖動分毫，向着這壁廚發了一回怔，突地一跺脚，自言自語道：「好！我決不能違背了老父遺言……，」但洪承疇一回頭時，那月光尚映在榻間，使洪承疇見了這凌亂的衣被，又憶起了那無邊的春意，綺旎的風光，和那樣的軟語溫存，使洪承疇不自覺地又蹣跚回榻前，一陣如蘭如麝的香氣，尙氤氳殘留在這榻間，這便洪承疇又嘆了一口氣，一橫身又伏在榻上緊緊地抱住一條軟枕，就這樣地朦朧着又入了夢鄉。

翌晨，洪承疇特地入宮去了，在洪承疇入宮之後，伺候洪承疇的兩個書童，洪仁，洪德，

便又照例的在洪承疇起身之後，進內收拾一切，這洪仁洪德原是漢族子弟，這洪仁本名趙從志，洪德的眞名叫做何玉生，當在洪承疇初降之時，清太宗對於這洪承疇是優渥備加，因此洪承疇不慣滿人禮節習慣，特地從流徙於遼東的漢人貧戶之中，選了這兩個人來伺候洪承疇，雖說這兩人的年齡不大，學識也有限，可是聰敏異常，能以肩聽目語，因此是甚博洪承疇的歡心。

洪承疇在這舉目皆是異族之中，能有漢族炎黃一脈的人來伺候，自然是衷心異常的歡欣，這兩人也是視洪承疇如父一樣，因此洪承疇才給這兩個人改了名，一名洪仁一名洪德，清太宗又另外地選了兩名護衛，專爲保護洪承疇，這兩名護衛一名多薩河，一名寶煥，都是這遼東勇士，武功絕倫，技藝極深。

洪承疇進宮後，洪仁洪德自是照例的收拾一切，當洪德一手扶着桌沿，一手拿着滋曬曬的桌巾，拭那桌面時，兩眼不自覺的往那榻旁看去，這一看那洪德不由得「啊！」的一聲驚叫，洪仁忙着回頭看去，就見洪德瞪圓了兩眼，眼望着牀頭的一張小方桌，樣子好像是非常的驚恐，這洪仁也不免忙着移轉了目光，往着榻前看去，這一看不打緊，也是一聲驚叫，兩隻脚不由自主的走向榻前，那洪德也停止了拂拭，跟在洪仁的背後，探首往那小方桌上看去，這小桌上本來也有一帽筒，在那帽筒之下，桌面之上現有五道爪痕，似是被一手五指往着當中聚攏抓破的，每道爪痕都有數分。那洪德顫巍巍的指着這五道爪痕道：「你瞧！你瞧……這……這是怎麼見的……？」洪

仁搖了搖頭，却又探身湊近看了一看，洪德這見洪仁的身子微微的顫動起來，一回身便急匆匆的出了這寢宮，洪德不知怎麼也吃了一大驚，跟在洪仁的背後行近隔扇之前，可是洪仁一回手阻住了洪德道：「你別動……」說着急匆匆的出了這景祐宮的殿門，洪德不知什麼事，眼巴巴的望了一陣，這在聽得一陣很急促的步聲，進了這中庭，這見護衛多薩河和寶瑛兩人，神情很急驟的登上這殿階，洪仁也是氣喘吁吁的跟在背後，這洪承疇的寢宮，本就是在這景祐宮的大殿中另闢一室的，這多薩河和寶瑛一登上這殿階，也不管洪德立在門旁，急匆匆的便進了洪承疇的寢宮之內，洪仁一拉洪德也雙雙的跟在二護衛的背後，行近這榻前，沒見到多薩河和寶瑛探頭，就見兩人的身子微然一聳，那多薩河首先探頭朝着這小方桌仔細查看了一下，即回首望着洪仁洪德道：「這桌上的爪痕，是幾時發現的？是否昨日就有？」

洪仁和洪德各各搖了搖頭，那洪德道：「我敢說，昨天並沒有看見，這是今早天發現的，」這多薩河望了望洪德，末後道：「爺！可會知道嗎？」洪仁搖了搖頭道：「我想爺，不至於知道吧！」說着話那寶瑛早是在牀榻的前後左右查視了一下，一抬頭恰好和護衛多薩河的目光，不約而同的注視到那面壁廚之上，護衛多薩河走的快，首先奔過去，那另一名護衛寶瑛，也跟將過去，那多薩河在這壁廚的上下四週，仔細地查視了一下，伸手搖了一搖，這壁廚的門紋絲不動，多薩河又探頭望了望這壁廚的廚頂，似乎發現了什麼，即回頭朝着那呆立的洪仁洪德道：「二位可

知道壁廚裏存着些什麼東西？」那洪仁洪德彼此愕然相望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個我們可不知道，我們自從來到這兒侍候爺，就從沒見過爺開過一次廚門，這廚內存放些什麼，那更不知道。」這多薩河聞言，回頭望了望寶瑛，彼此點了點頭，也沒再說什麼，只叫着洪仁洪德在原地另換一張小方桌照舊按好，並囑咐着洪仁洪德不必驚動於爺，囑咐完了，這兩人又將這室內週圍查視了一下，才雙雙的出了這寢宮，洪仁洪德自是照辦，洪承疇回了這景祐宮，兩人也沒敢報告，看洪承疇時，似乎並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那多薩河和寶瑛也沒有什麼動靜。

這天夜裏那名宮妃又來薦枕，倍極歡洽，但那宮牆之外和那殿簷之上，照舊一陣輕風拂着殿角的鐵馬「叮噠」作響，響聲是那樣的清脆，似乎是被秋夜輕風微微吹動，一宵過去，那曉得次日在晨光熹微之中，洪承疇一覺醒來，覺得榻畔空蕩蕩的，那名宮妃已經走了，洪承疇回味着夜來，睡也不再睡不着了，翻身爬將起來，洪承疇這一翻身，兩眼突然的瞪圓了，望着帳杆出神，樣子非常的驚恐，趕情在那圓溜溜有杯口粗細的帳杆半截上插着一柄短把匕首，洪承疇的身子不由的微微顫動，忙着一翻身坐起，想要穿衣下地，可是洪承疇究不失是一個人物，這一爬起來，洪承疇而定了定神。

揭開帳子，向着室內週圍看了一眼，室內的仍舊靜悄悄的，那隔扇窗上已然是映上了一片晨光，洪承疇見室內沒有什麼異樣，即放下帳子，脫衣而起，仔細地看了看那把匕首，足有九寸多

長，兩面刃鋒利異常，入木約有寸來深，刀把是牛角製就，後面銅護子是光亮耀眼，又四面一看這帳子內並沒有什麼異樣，即時下了地將那把匕首拔將下來，看時這刀比普通的匕首長了一寸多，足有一尺二寸長短，掂了是也很沉重，洪承疇仔細地看了半天這才從那床上靠近護手的地方發現出幾個字來，這使洪承疇的心情驟然的急張起來，拿近隔扇靠着亮光看時，却是鑄着米粒大的四個篆字「龍巖朱氏」，洪承疇突然一驚，一手扶着前額，頹然的退，坐在到一張圓椅之上，默然了好久，才長長嘆了一口氣，又將這把匕首，反覆的看了幾下，這時這殿隔扇之外，已起微微的脚步聲，洪承疇忙將這把匕首往靴筒內一插，聽得洪仁在外低聲道：「爺！醒了吧！」洪承疇向外道：「進來……」跟着那隔扇的門一開，洪仁洪德雙雙進來向着洪承疇請了一個安，那洪仁便去開那隔扇上的小窗，洪德便奔向牀榻，洪疇承立刻立起來，想要揮手，但剎那間又將手垂下來，洪仁開了窗子以後，偶然向那帽甬上一望，又朝着洪疇承望了望，突然地驚叫了一聲「啊」這一聲驚叫，洪仁似乎自忘形，慌忙的一掩口時，可是洪疇承已然聽見了回頭望着洪仁道：「你這怎麼的隨意大驚小怪？」洪仁慌忙請安道：「爺！……爺！洪疇疇生氣道：「你這什麼？這麼結結巴巴的？」洪仁道：「爺！爺的帽子呢？」洪承疇吃了一驚，忙着向那帽甬上看去，那頂朱紅纓珊瑚頂的緯帽，已然沒了蹤跡，洪承疇和洪仁洪德忙着四面看去，在這寢殿之內自無第二頂帽子了，洪承疇的面色不由得漸漸的由黃轉白由白轉紫，身子也微微的顫動起來，這一

疊的連聲說快傳多薩河和寶瑛進見，那洪仁叩了頭慌忙的出了寢殿，洪德也嚇得手足無措，偷眼看洪承疇時，洪承疇似乎是氣極了，背着手在這寢殿之內，來回急促的走着，此時那護衛多薩河和寶瑛兩個已是一陣風似的進了這寢殿，雙雙的朝着洪承疇行了個半跪揖，隨後分立兩邊，望着洪承疇的面色，這時洪承疇已停止了徘徊，回身對着這兩名護衛死盯了兩眼，見這多薩河和寶瑛，也都衣冠不整，醜態着兩眼好像是才睡起的樣子，腰間的刀也都七歪八斜的，不由對着這兩人冷然的笑了一下子，這一笑那多薩河和寶瑛不由雙雙的的低垂了頭，洪承疇對着兩人望了一陣，那洪仁走進來。

這時洪承疇即對着洪仁道：「你這傢伙怎麼這樣遲到，若照你這樣辦事，本爵的這顆腦袋，早就離了腔子了！」嚇得洪仁一低首，那多薩河抬頭看了看洪承疇，又是一低首，洪承疇，冷然笑道：「難為兩位護衛老爺，尚能掛着本爵這條性命，本爵知感絕不敢再有擾兩位護衛老爺的清睡了，兩位請回吧！本爵即刻入宮覲見聖上，道謝皇上的福氣，使本爵未致喪失了性命！」慌得這多薩河寶瑛一齊伏身下拜道：「卑職該死，實因夜來巡邏通宵，並未發現什麼，五更過後我們回宿室休息，不料爺就來叫了：「洪承疇冷笑着，又望着兩人上下週身看了一看，望得這兩人又是雙雙一低頭，洪承疇道：「本爵今傳請兩位可知爲了什麼？」這多是河和寶瑛彼此對望了一下，那多薩河道：「這個卑職不知道，望爺明白不知？」洪承疇又冷笑了兩聲，回手指着那眉高

道：「兩位請看，本爵附身的東西尙且被人家盜去了，本爵這顆腦袋，隨時都有人家取去的可能，這在兩位的眼裏，該當怎樣回答本爵，聖上的勒令所在，兩位能視同具文嗎？」多薩河寶瑛雙雙的回頭朝着那帽筒看了一眼，兩人的面上都似乎是瑟的一紅，洪承疇又冷笑了一聲，倒背雙手竟出了這寢宮。

洪仁洪德和多薩河寶瑛四個人對看了兩眼，那洪仁首先出了這寢宮去，待候洪承疇晨膳，洪德便望着多薩河悄悄說道：「這一番爺是真生氣了，兩位可有什麼辦法？將那失去的緯帽收回，因爲爺只有這一頂，而且還是皇上親手所賜的，這一下被人盜去了，爺也就沒法子，難道能光着頭皮去覲見皇上嗎？」多薩河搔了搔頭皮道：「這真是料不到的事，我們巡邏了個通宵，到頭來還被人家乘隙入了宮，我們是人也知道慚愧，這只有盡我們的能力，去追緝盜徒，取回原物了。」洪德道：「兩位可知道這盜徒是一人是兩人，由那裏來的，如有什麼的？」這多薩河和寶瑛，朝着洪德看了兩眼，那多薩河尙沒有開口，寶瑛道：「這個我們很難斷定這盜徒是兩人是三人，但我們敢說對於爺並沒有什麼不利的企圖似乎只是驚動於爺了。」洪德道：「雖則沒有不利於爺的企圖，兩位也得盡心迫回爺的東西，以免皇上知覺往下責問，才是正理，」寶瑛連連點頭道：「這個你無庸過慮，我們自然知道急速追緝原物，只求你在爺的面前，多多美言一兩句，我們就受恩不淺了」，洪德道：「這自然，只求原物歸趙，我們大家也少受些責備了，」說完，那多薩

河和寶瑛，又在這週圍看了一遭，也沒查出什麼來，也就出了這景祐宮，回到下面招集了手下那些護衛、大家計議一下怎樣的緝盜追物，並且不要驚動了外面的人，但沒等討論出什麼結果時，洪仁已奉着洪承疇的命令。着多薩河和寶瑛去進見，這兩個人不知道洪承疇招見有什麼要緊事，便慌忙的進了景祐宮，誰知洪仁並不領着這兩人進這景祐宮的大殿，却向左一轉，進了洪承疇讀書習靜的偏殿，多薩河寶瑛兩人還立在庭中，洪仁迴身悄悄說道：「兩位脚底可要輕一些，別驚了爺。」

這多薩河和寶瑛果然的是放輕了脚步，抬頭往那偏殿內看去，已望見洪德正從那隔扇之內向外探頭，兩人進了這殿內，旁邊還有一張四扇遮屏，豎立在這殿中，這殿並不大，可是四面的隔扇都糊着透薄紗，因此光線是異常的明亮，轉過那屏後，正見洪承疇正襟危坐在一座杌之後，執着筆在寫什麼，案首還攤開一本朱書的多心經，洪承疇凝神定志的書寫了半天，這兩人帶着洪仁，兀立在屏後，半天沒有移動脚步，良久洪承疇似乎是寫得倦乏了，將筆往案上一放，閉目合眼停了下，這才抬頭向着殿內四週看了一下，那洪仁早是趨前一步，朝着洪承疇單腿一跪道：「稟爺已傳到兩位護衛進見：」說吧，那多薩河與寶瑛早是雙雙行了一禮，這時的洪承疇不以先前那樣的，有着威嚴不可侵犯的神色了，和顏悅色的望着這兩人道：「兩位護衛不必行禮：」又回頭道：「來啊！給兩位護衛看座！」這一聲，那洪仁洪德慌忙的各自搬來兩張紫色檀木椅子，往兩

人身旁一放，慌的這兩人竟然的手足無措起來，這時洪承疇發話道：「我與你兩位雖有着高下尊卑之分，但那不過是爲着職責而已，究其實也同時一殿樞臣。這一次本爵特請兩位到這地方來，是爲了個人私交，兩位就不必太客氣了！」這兩人還摸不着頭腦，但看了洪承疇那和顏悅色的樣子，也不敢過事的違抗，遂雙雙又行了一禮，這才將一雙屁股微沾着椅沿輕輕的坐定，洪承疇望着這兩人道：「本爵的傳兒你們兩位完全是爲了私交，我們可以隨便的談一談，本爵今有一事想要向兩位討教一下，兩位可肯賜告？」這多薩河和寶瑛聞言彼此便是一愕，寶瑛回首望了望洪承疇，又起身一揖道：「爺有什麼賜示？卑職二人無不竭誠稟告！」

洪承疇擺手道：「請坐下好話談，別再這麼多禮，」寶瑛也只好又落了座，洪承疇道：「兩位是生長在這關外的，武勇絕倫自是不必說，對於江湖武林間的一切，想必都是非常明的瞭吧？本爵今有一件不明的事，想要討教兩位，兩位可知道在關外武林江湖間，有沒有「龍巖朱氏」這人，這人是那一流人物？」那多薩河和寶瑛聞言，全是現出驚訝之色來，彼此對看了兩眼，也沒有什麼話回答，洪承疇看這兩人時，已猜度着這兩人似乎是不願開口的樣子，因又望着這兩人道：「我想兩位是真的不知道的話，我也不來探問，兩位如果是真知道的話，這又有什麼妨礙！」那寶瑛看了看多薩河，那多薩河把頭一低，但一剎那間就起身，望着洪承疇道：「實告於爺，這龍巖朱氏到底是誰，我兩人不但是知道的，而且還知他詳細根源，但這一次爺所說的，實也不敢斷定

便是此人，」洪承疇的目光閃了閃，又望着多薩河道：「既然你兩位能知道這麼個人，何不將他的根源說說，也好使本爵知道個一二，」那多薩河回頭望了望寶瑛，那寶瑛便向着洪承疇點了點頭道：「既然是爺這樣的問，我們不能不告訴於爺，可是提起來話長，卑職也只能說個大略！」洪承疇道：「本爵也不過是略問一問而已，詳略倒也不必，」寶瑛和多薩河便又雙雙落了座。

寶瑛仰着頭側着臉，似乎在思維什麼，這時洪承疇竟是探身從靴筒內抽出一把明亮亮的匕首，向着寶瑛面前一遞道：「兩位護衛看看，可是認識這東西是誰的？我想着兩位也許知道！」寶瑛慌着起身跑過來就與多薩河退後幾步，一同將那把匕首刀，反覆的看了幾下，最後寶瑛伸手指，那近虎口的地方「哦」了一聲，隨後扭頭望了望多薩河，那多薩河也是微微的點了點頭。

二 白線橫飛護衛夜半受窘

寶瑛仍又回身將那把匕首刀，恭恭敬敬的放在洪承疇面前案桌上，又後退幾步，向着洪承疇打了一躬道：「卑職對於這把匕首，雖然是不認識，但上面有着「龍巖朱氏」四字，想起來這匕首刀，必是那當事人的原物了！」洪承疇道：「兩位既然認識，是那龍巖朱氏的東西，但不知道這龍巖朱氏到底是誰？兩位知道何妨直告！寶瑛這又打了一躬，才和多薩河退後坐在椅沿上。

寶瑛沉思了一下後，這才望着洪承疇道：「稟爺，這話提起來可是太長，爺如果不厭煩的話

，卑職可以將細情告知，洪承疇道：「那倒不須那麼詳細，只將大略一說即可！」

寶瑛遂說道：「提起這龍巖朱氏來，當在明永樂篡建文而得帝位之後，以北胡犯境，曾躬自北征，由其長子高熾監國，其三子高煦，謀逆不遂，既貶至樂安之後，尙蓄異志，無時能忘，時建文帝有個李嬪妃，所生之子名叫朱放，自其父建文被永樂篡位之後，曾求爲庶民，隱跡燕京城外，此時眼見高煦之行爲，無異其父，永樂帝對建文之事，恐又將重演出來，自己嘆息天道循環，真是一點不假，這樣宮室處之也太無味了，遂又挈妻攜子，變姓埋名的出關，隱跡在長白山叢，後來聞知高煦然有榆木川之變，但爲於忠肅率領一千將士用命，將其兄高熾送返京城，就位爲洪熙帝，但永樂却已死在樂安，那朱放聽了此信之後，以手加額道：有逆倫之父，卽有梟獍之兒，天理循環真是絲毫不爽啊！此後朱放想要在這關外另立事業，但因一切却很困難，不久朱放便歿，其子朱鈴爲繼父志，曾從師習武，朱放一死之後，這朱鈴就浪跡江湖之上，多方結納武林人物，後來在鴨綠江畔一個不知名的村落之中，病在店內，病勢很是沉重，幸而這家店主看得出朱鈴非常人也，多方的看視，並爲之延醫熬藥，最後這朱鈴病好之後，很是感激這家店主的厚德，就要拜爲義父，恰好這家店主年過五十多歲了還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見朱鈴人既年輕又是忠誠，對於拜爲義父的事，却是一力推辭，那朱鈴還以爲這家店主有點嫌自己，後來這家店主微微露出一點口風來，這朱鈴才知道，這家店主有招自己作爲女婿的意思，爲了感恩報德，就欣

欣然的答應了。事後不久，那店主人就露出本來的面目，朱鈴才知道這店主人，便是過去名震天南一帶的鎮南大俠衛赤眉，這鎮南大俠衛赤眉一身驚人的武功，就傾囊傳給這位朱鈴，十年以後，那衛赤眉病故，這朱鈴就移家於遼東千島的龍巖地方隱居，隨後又闖蕩江湖，憑着那一身驚人的武功，在關內關外，以及大江南北，行俠仗義，威名遠震，江湖人只知道有「龍巖朱氏」四字，却是不知其名，直到這朱鈴六十多歲以後，武林人物，見他的輕身功夫，超塵絕俗，迥異尋常，遂爲之起了一個「飛龍叟」的外號，自從有了這個外號之後，卽又歸隱，但幾年之後，有人見之於昌圖附近，可是不久忽又不見，這已十多年不曾見之江湖了，估量着這時候沒有八十也有七十現了，據人傳說這十多年沒人見這飛龍叟了，又聽說十年前在哈爾哈嶺附近的山谷之中，曾經發多過一具死屍，屍的首部已經血跡模糊，還可以看得出那花白鬚子，是有尺多長，此後也沒再見那飛龍叟，據人猜測那死屍必是飛龍叟無疑，可是也不敢斷定，唯這十多年來，江湖上已絕無人再提起這飛龍叟了。此際怎麼這飛龍叟又要踏這塵世，且入這宮庭呢？也許不一定便是這飛龍叟，或許是其他的江湖人。」

這一番話使洪承疇的身子微微的在震動起來，不自主的又將那把匕首反覆的看了一遍，那寶瑛道：「這事爺不須顧慮，據卑賤的想法，這飛龍叟既然到這宮庭來，而兩次僅僅留跡，而對於爺無所下手，可知道這飛龍叟對於爺並無不利之行，或須是有所目的，只希望爺不要掛在心上，

此後事職須當更加留意，如果那飛龍變再度入這宮庭時，卑職兩人決定要開個水落石出，到這宮庭內的目的！」洪承疇沉思了一下，突的嘆了一口氣道：「我這麼一點苦心，也竟會得不到人家的諒解，好，你們兩位且退去，本爵覺得身體不適服，要歇息了，」那寶瑛和多薩河便立起身來，朝着洪承疇行了一個禮，那寶瑛才走了兩步，又忽的回身朝着洪承疇，欲要開口的樣子，可是還沒有開口，洪承疇已然仰首躺在椅背之上，於是寶瑛和多薩河變變的退出了這偏殿。

金 鷹 門 飛 龍

一大半天，洪仁洪德立在隔扇之外，似乎聽得洪承疇在這偏殿之內，有時是來往躡蹀，有時候是聽得長吁短嘆，這洪仁洪德沒有洪承疇的命令，也不敢隨便闖入，只在外面着急，一大半天的光陰就這樣的過去了，直到天色快黑，到開晚膳的時候，洪承疇才傳洪仁洪德進這偏殿收拾筆硯，已見那桌椅之後有許多亂塗了黑跡的殘紙碎片，洪承疇眼看著兩人將那些碎紙殘片收拾乾淨以後，才離了偏殿去進晚膳。

是夜二更過後，洪承疇已經是早早的安息了。洪仁洪德尙坐在寢宮的隔扇之外，準備洪承疇的隨時呼喚，那洪仁甚伶俐聰敏，和洪德大不相同，談着閑話就聽得廚階之上有了微微的脚步響，那洪仁便是一驚，意要示意洪德，可是那殿門的隔扇，好似有人以指彈擊，洪仁的胆子還比較的大一點，才走了兩步，就聽得寶瑛的聲音在那隔扇之外，低低的問道：「爺可是安歇了罷！」洪仁也慌忙湊近一步，答道：「不錯！」再聽時那寶瑛的腳步才走人兩步似乎又住下了，這洪仁

便開了殿門的隔扇，向外一望，那寶瑛還立在殿階石上的黑影裏，多薩河也立相隔不遠的黑影中，這洪仁慌忙的湊上一步，想要開口，可是寶瑛忙一伸手阻住，這洪仁也就頓然的住了口，三個人轉到暗隅不爲燭光所照之處，寶瑛道：「爺還不是真的睡熟了？」洪仁低聲道：「這個我也不深知」，寶瑛道：「爺還沒有什麼表示的，我想今晚還少不了，又有什麼動靜，兩位辛苦一點，守護在爺的左近，要緊別驚動了爺！」那洪仁點了點頭看那寶瑛和多薩河，此時都是渾身緊裝，寶瑛是一身的青衣，腰間圍着鹿皮囊，背後撻上斜背着兩支竹節水鋼鞭，那多薩河却是赤着膊突起斜坡着一領豹皮，腰間雖沒有掛着暗器囊一類的東西。可是在左手後倒提着一柄馬牙刺，加上身高軀偉，只覺得威風凜凜的，這兩人一轉入暗處。

洪仁即聽得「嘎嘎」：兩嚮，已然沒有蹤跡，洪忙着往四週看去，任什麼也沒有，不禁吐了吐舌尖，佩服這兩個人的本領。

四更過後，這洪仁洪德突然被一聲大嚮驚醒，只聽得殿階之下，「嘩啦！嘩啦！」的一大片嚮聲，把這兩人驚得直跳起來，身子骨如籐籐似的亂抖，四條腿也好似彈起了琵琶，彼此碰擊，沒待出聲，那寢宮內的洪承疇已然爬起來，向着外邊一躍道：「什麼事？」那洪仁掙扎着身子，挨近這隔扇向內道：「爺……不知道的，什麼外面響動……別是野貓吧！」話沒待說完，洪承疇已突的開了隔扇，竟是和衣而出，朝着洪仁洪德兩人看了一眼，便一陣風似的，便要去開那殿門

隔扇，可是洪仁突然的下一步，扯住洪承疇的衣襟，顫顫巍巍的道：「爺，爺……這！這！使不得，」洪承疇一捧衣袖，可是沒待開得，那外階石上已有了脚步聲，奔向這隔扇，洪承疇似乎一驚，急一退步，那隔扇已經開了，在燭影裏縱進兩個人，洪承疇和洪仁洪德彼此驚叫了一聲，各退後一步。可是這兩條人影略一頓，便朝着洪承疇下跪道：「爺，受驚了吧，卑職們該死。」洪承疇看時，却是多薩河和寶瑛兩人，便朝着這兩人道：「外邊什麼事？」多薩河朝寶瑛對看了兩眼，寶瑛說道：「外面沒有什麼。不知什麼殿上的瓦被風吹落了一疊。」洪承疇聽罷初時一驚，但一剎間要舉步昂然外出，多薩河慌忙起身攔阻道：「爺！爺！這使不得，請多多保重千金之軀。」洪承疇道：「這沒什麼關係，我只去看一看。」說罷也不管這兩人，脚踏出殿門，寶瑛多薩河和洪仁洪德，也慌忙跟在身後保護洪承疇。

龍 飛 門 鷹 金

這時星月猶明，照得那殿階之下，也還意外的清楚，洪承疇似乎是有點老眼昏花，仔細看了半天欲要下階，多薩河又慌忙阻住道：「爺沒什麼，那是一疊碎瓦！」說着用手一指，洪承疇再仔細看去，這才看出在那殿階之下，是一疊殿瓦已然粉碎，更是向着四外飛去，這種墮落之力也真不小，這使洪承疇又探首向着殿角上看去，兩脚又止不住的欲要踏下殿階，但寶瑛道：「爺！請停步，待卑職們上去察看察看。」這是寶瑛無可奈何的話，洪承疇果然停步，那多薩河看了看寶瑛，即下了殿階，身子一躍，見一條黑影「嗖」地躡上去，也許是風大吧，多薩河在半懸空裏

，就覺得這頭上的包巾似乎被風揭去，慌忙一伸手沒有按住，那頭巾已順風往下落去，洪承疇了一跳時，多薩河已立在殿簷之上。沿着殿沿向左行了十多步，身子又往右一轉往上爬去，這才看出在殿脊之下，已有一疊瓦被人擡去，約有十多片，若按大小來計，每片足有尺多長二寸來厚，十多片就有百來斤重，這種力量也殊足驚人。

這使多薩河的心裏，是不勝的驚異，四週一看，立在這高處，任什麼異樣的動作也沒有，只有夜風在這深夜裏是沁人心骨，涼如冰雪，多薩河立了一回，任什麼也沒看出來，立在這高處十分涼的，即飛身縱下殿簷，立在殿堦下，向着洪承疇背彎腰道：「爺！沒什麼，那是殿角上的瓦，年深日久，都脫了白了，又被夜風一吹，才落下來？」洪承疇「哦」了一聲，回頭看了看洪仁，洪仁道：「爺！外面很涼，請回去吧！」洪承疇也沒再說什麼，就又返身進了大殿，洪仁洪德仍是隨待在身後，寶瑛也沒有走，仍立在殿堦之上，就是多薩河在殿堦石下來回找覓多時，才在一叢石榴樹枝葉之間，找出那頂頭巾，將那頭巾反覆的看了一下，這才向着寶瑛招手。兩個人一同轉到殿下。多薩河低聲道：「這可古怪吧，這明明是有刺客將殿上的瓦扔下來。而我的頭巾，也好像是被人伸手揭去，然而看不出有人來，你說這可玄虛？」寶瑛道：「這事我也覺得古怪，不過這刺客幾番驚擾，但並沒有對爺有所不利的企圖，假若真的有所不利，像這樣的本領也真使我們防不勝防，很容易的下手了，據我的猜測，大約這個刺客也許是抱着警告的意思，才屢次

擾鬧這宮庭吧，不過這刺客到底是不是飛龍叟，我們真不敢斷定，假若真的是飛龍叟的話，這內中定有着國家政治的關係，事情可就大了，那我們是真得啓奏皇上了……」寶瑛剛說至此，那多薩河突然一扯寶瑛的臂膊，身子雙雙地往暗隅處一伏，就聽得衣襟帶風的聲音，拋身而過，那寶瑛就覺得脖子之一陣發癢，伸手一摸時，只覺得軟綿綿的涼森森的不知是從那裏來的一團爛泥，急回頭看去，只見一條白線「哧」的便穿上了殿簷，多薩河在旁看得明白，立刻一下腰，向那暗隅之處飛撲過去，寶瑛跟着縱身跟去，兩人不約而同的，全是雙腳點地，身形騰身縱起，「一鶴冲天」式，雙雙撲上殿簷，可是那條白線真是快得出奇，兩人腳還未站穩，那白線早已如同一陣風似的翻出那邊大牆之外去了。

金 鷹 門 飛 龍

多薩河和寶瑛兩人見了，立刻由這殿簷之上，飛身縱往那大牆上一落，但那條白線已寂然無蹤，兩個人還沿着大牆，往左右一分，欲要追循，忽見又有一條白線，颼的凌空而起，往着這大牆之內落去，多薩河與寶瑛兩人，不由的驚出聲來，急忙一轉身，跟着便往那東方撲去，寶瑛足點牆頭，向那白線落處落下，多薩河却接着向東一角縱去，那地方是一角殿簷，危角高聳。

多薩河雙腳剛剛在這上面立定，猛見一條白線向着多薩河的身形撲來，來勢甚捷，更還一帶着一股勁風，多薩河畢竟是會經過大敵，不待那條白線撲近，早是後腳一撤，一足踩空，全個身子跟着翻空落將下去，那簷頭的鐵馬「郎噠噠……」的一陣響，寶瑛猛然吃了一驚，身子向下一

煞，沒有縱將上去，那多薩河已是落在殿塔下，就聽得在那簷角之上，一聲冷笑，這一聲冷笑是異樣的蒼老，在笑聲裏還似乎夾雜着幾分諷誚。

多薩河剛一落地，又折轉身子猛然飛身竄上對面殿簷，隨後寶瑛也跟縱而上，可是雙雙的向着對面搜尋時，早見白線一條，也沒看清是人是獸，只聽「哧」的一下，便就沒了蹤跡，多薩河與寶瑛，聽的撲上殿脊，四外眺望一下，在這夜色沈沈之中，除了幾顆明滅的星星以外，就是遠處一簇簇黑叢叢的樹木，被夜間的秋風吹得簌簌的作響，兩人就這麼眺望了一陣，任什麼也沒有看見，多薩河是突地嘆了一聲。

這一聲嘆罷，才回頭向着身後的寶瑛道：「老弟，不料我們今夜竟會栽在這裏，你可看清了，來者是誰？」寶瑛搖了搖頭道：「我雖然沒有看清來人，到底是誰，但據我的思想，果真是與那把匕首有關的飛龍叟無疑，你沒看出那條人影白線似的，就與江湖上所傳的飛龍叟一樣，不然的話，別人那有這種輕靈巧快的身手。」多薩河聽完寶瑛的這話，竟是默默無言，他這樣沈思了片刻，突然一翻身，縱下了這殿簷，寶瑛也跟將下去，兩人落到地上，却見洪德已開了殿門向外探首，多薩河立刻趨上一步，望着洪德道：「爺，可是睡熟了！」洪德點了點頭，也沒再說什麼，就縮回身子，將殿門閉將上來，多薩河回頭一點手，就將寶瑛招到一處暗隅，這是在一叢夾竹桃之後，這叢夾竹桃在這時候，還沒有完全的謝了，枝葉和花朵還很濃密。

金 應 門 飛 龍

兩個人這一走近後面，突之間，又是一陣衣襟帶風的聲音，起自這叢夾竹桃之後，多薩河寶瑛還真是料不到的事，驚弓之鳥似的急著雙雙向旁邊一縱，就見一條人影，突的向着殿階上一竄，回身望了一望這兩個，多薩河的眼光比較快一點，看時却是自己手下一名得力的護衛漢人金昌欽，是自己派來巡守這殿庭中的，便趨上一步，望着金昌欽低聲道：「金護衛，你這可看見有什麼動靜嗎？」金昌欽似乎神情恍惚，左右看了兩眼，搖了搖頭道：「沒有什麼！」說着話，就又下了殿階沒入暗處。多薩河和寶瑛也覺出這金昌欽的神情有點異樣，當時也猜不出什麼來，回頭看洪承疇的寢宮窗扇時，還是暗黑異常，沒有一點燈光，這時多薩河又一拉寶瑛，兩個人又轉到那叢夾竹桃之後，多薩河便低問寶瑛道：「老弟你可看出什麼來？我覺得金護衛的態度很是可疑……」剛一說到這裏，那寶瑛忙着一頂多薩河的脅下，多薩河便驟然的住了口，跟在寶瑛的身後探首向着葉叢前面看去，已見洪承疇的寢宮窗上，點亮了燭光，燭光好像是不止一支，照得這殿庭之中，也約略的可以辨物，隨聽得一陣微微「嘩啦……」的水聲，更有步履來回，好像是洪承疇已起了身，正在梳洗。

多薩河詫異的望着寶瑛低聲道：「想不到爺是起的這麼早，別是有事吧！」但寶瑛雙手一分葉叢，用手一指左邊，多薩河順着他的手指處看去，正見是那金護衛轉身外行，可是還不斷的回首望着這寢宮的窗上，就又走入暗隅之處，多薩河忽然疑心起來，向着寶瑛低聲道：「你看這金

護衛情形……」但又被寶瑛阻住了，他擺了擺手道：「爺既已起了身，才是沒事了，我們可以回班房吧，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兩人當由這暗隅之處，飛上了殿瓦，四週察視了一下，見沒有什麼異樣的情形，這才回了這殿庭旁邊的班房，本來他們這兩個護衛，手下還有十多名品級稍次的護衛，裏面滿漢皆有，都歸着多薩河和寶瑛統率，每晚護衛這宮庭，也都由這兩個人支配，分佈在這殿庭各處守護，無事不准擅離，他兩個人却是房上房下各處巡邏。

這時多薩河和寶瑛一進這班房，已見那幾個未值班的護衛，在一條大牀上團團的圍着，在玩一種紙牌，見那金護衛此刻也摘去了官帽，把一條辮子盤在領子上，也加入在一塊，正在興高采烈的玩，多薩河和寶瑛這腳踏進，別人不注意，唯獨那金護衛却是抬頭望了望屋門，就又低下了頭在摸那紙牌，寶瑛一拉多薩河，也湊了上去，探首向着人叢裏一看，在這床當中，牌是亂七八糟的放着，可是並沒有錢下注，寶瑛道：「你們多高興啊，怎麼不賭些錢，可是錢都化光了？那不要緊，可以向庫裏去支。」那幾個護衛雖是在他們兩個人的手下，可是平日隨便慣了，倒也沒有什麼上司下屬的拘束，此時見寶瑛上來湊趣，便有一個護衛接上道：「你老說的可是好輕鬆的話兒，我們要不是爲了幾兩銀子養活家小，也不到這地方來，天天晚上，抗着傢伙拒驚受怕，隨時担心着腦袋搬家，誰不想將錢梢回家去，養老供小，胡化掉了，只好緊束褲腰帶挨餓，雖然

有地方預先拿錢，但錢是來的快，去的也快啊，也和沒拿一樣。」另一個護衛又接口道：「錢能預支，自是好事，可是這一來，就似肩膀上抗了債一樣，隨時準備要還，也實在有點吃力。」說着話又望着那金護衛道：「老兄，你是否也和我一樣？」那金護衛却不說什麼，只是笑着點了點頭。

寶瑛就又轉頭望着金護衛道：「他的話果然是一點不錯，不知道金老爺你呢，也有那樣的家累嗎？」那金護衛祇是笑了一笑，也沒有表示是否，又順手玩起了紙牌，這時早先那個開口的護衛，望着寶瑛道：「我知道這位金老兄，不惟家累沒有，還是光身一人，但是在外面的江湖朋友倒是不少，呼兄喚弟也够熱鬧……」他這一說，多薩河和寶瑛的心裏，全動了一動，都把眼望了望金護衛。

飛 這金護衛就好像沒有聽見那話似的，一面與高采烈的注着，一面又回頭望着寶瑛道：「老兄你也不來玩玩？」寶瑛搖了搖頭，笑着道：「我沒有那個功夫。」說着就同着多薩河退將出來，回頭望了望金護衛時，金護衛是微微的一笑。

龍 在這第二天的晚間，天在剛剛一黑之間，寶瑛和多薩河兩個人，還怕那飛龍叟再度前來，又行調兵遣將的，將那七八名護衛，一個一個的全數派將出去，巡守各個要路口，却叫那金護衛跟着自己兩個人，在這宮庭之內巡邏各處，每一個護衛其實還真不知道那飛龍叟，這兩晚上每晚都

來，寶瑛和多薩河這樣的一分派，却使他們都疑惑起來，彼此在交頭接耳，可是寶瑛多薩河也沒有說明，這兩晚上每晚有人前來，來者又是誰，又不便探問一切，一千護衛也就照着寶瑛和多薩河的分派，去巡守各處。

快到兩更過後，寶瑛與多薩河，隱伏在殿庭的高處，向着四週眺望，可是靜夜寂寂，除了夜間刷刷的秋風以外，就是遠遠地由那後宮傳過來的打更之聲，那金昌欺此刻也跟在兩個人的身後，也是不斷的左右眺望，此時多薩河正想起身躍向對面一角殿簷之上，突見那金護衛的身子一動，多薩河急隨着這金護衛的眼睛看去，就見由那宮門大牆之外，突地冒上一縷輕烟，跟着一股白線似的，向着大殿的背脊上一落，沒待這寶瑛和多薩河看清是人是獸，早就寂然無蹤，這種迅速的身法，實已到了輕功的絕頂，這使多薩河和寶瑛的心裏是不免的，一同吃上一驚，急閃身就由這對面的殿脊坡高處，雙雙的撲上這邊殿脊，可是四面一望任什麼也沒有，只有簷下的鐵馬，好似被風吹擺得，發出一種很悅耳的，「唧唧噹噹」的響聲。

寶瑛的心裏忽地一動，這殿瓦下面正是那景祐宮的大殿，洪承疇的臥室也就在這裏，忙着一點腳，就由這殿脊之上飛身撲向對面一座花壇，一落足回頭看去，就見在那殿外隔牆之上，好似有一條人影，用着壁虎遊牆的功夫，面向裏貼在這隔牆上，從背後也沒看清這人影是誰，寶瑛心想，這是誰好大的胆子，敢到這地方窺伺，先叫你嘗一嘗滋味，寶瑛本會打十二粒鐵蒺藜，左

右兩手還都套着鹿皮手套，此時急將右手的兩柄水磨鞭交與左手，探手豹皮囊，掏出兩枚鐵疾蕤，一抖手就如流星似的向着那人的背後擲去，以爲這人背後無眼，絕對不知後面有人暗算，不料寶瑛忘了自己的手勁頗大，這一將鐵疾蕤扔出去，就是挾帶着一股勁風，向着那人影射去，那人影雖未回頭，既能隻身冒險到這深宮，自然是有着驚人的武功，不待這兩枚鐵疾蕤着背，早是一個背脊翻身，「哧」的一下，就好從那隔扇上扔將起來，那兩枚鐵疾蕤，是在那人影凌空，頭上脚下之際，早從那頭頂之下「拍，拍」全數撲打在那隔扇之上，這一來在這宮庭之內，立時一陣大亂起來，四外暗隅處的六七名護衛，全數撲將出來，那條人影一落腳，四週一看，突地一聲冷笑，身子未見得動上一動，早是一縷輕烟似的冲天冒上這殿簷。

寶瑛這時候才認出，那條人影竟是穿着一身銀灰色的衣服，寬袍大袖，身軀非常的矯捷，同時一部銀鬚，飄揚在腦後，猜度着必是那飛龍叟無疑，立時也一點腳，要隨身撲上那殿脊。

可是那條人影，一縷輕烟似的，正然冒上殿簷，那多薩河早已揮手擺開馬牙刺當頭攔阻，那條人影竟然向右一閃身，斜身撲上左邊牆頭，回身望着多薩河冷然一笑道：「朋友！就憑你這點本領，也敢在這裏賣命，我老頭子走南闖北五六十年，也有見過這樣不自量力的東西，我老頭子有好生之德，不來難爲你們，識時務的趁早兒離開這地方，憑你一身功夫，何處不可以吃飯。」說着話，那寶瑛也已撲上了這殿簷，那六七個護衛，也都紛紛的由各處，飛上了這瓦面，這飛龍

叟，不待他們撲近身畔，早是長笑一聲，一擺兩條大袖，身子又是一股白線似的斜身向右一穿，凌空向前飛縱，大袖拂風，只聽得「刷」的一聲，人早落於四五丈開外的一角殿簷之上。

多薩河喝一聲「追」，首先就翻身照着那人影的方向撲過去，寶瑛隨後跟蹤而上，那六七個護衛沒有那麼快的身法，只好和金昌斯，紛紛四下覓路追將過來，那條人影略一駐足，背後多薩河和寶瑛已是跟蹤追上殿簷，可是這飛龍叟已是急步上了殿脊，回身向下一立，那多薩河一挺馬牙刺，就要撲上，可是寶瑛却是將多薩河一拉，上前一步，向着那人影抱了抱雙拳道：「老前輩可是江湖上所稱的飛龍叟？」那飛龍叟突地掀動着雪白的鬚鬚，哈哈笑了一下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名號，怎不退避，還想要和我放對，我倒要看看你們的本領，怎樣個高法，竟敢在這地方賣命。」飛龍叟這麼一說，似乎帶有一點驕傲的成份，目無餘子，多薩河是一個滿洲人，多少有點橫暴的習性，聽了這飛龍叟的話，如何忍受得下去，又一挺手中的馬牙刺，怒罵一聲，就要撲將過去，但寶瑛又將多薩河攔住了，抬頭望着那飛龍叟道：「老前輩所言我們也很知道慚愧，不過食人之祿，就當忠人之事，我們爲了肚子，然然是事不由於己，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我們敢問老前輩，有何要公，數次駕臨，我們都失於迎迓，請爲示知。」

那飛龍叟此時望了望寶瑛道：「你師傅鎮三江石勅，我老頭子倒是認識，却不知道石勅竟會有這樣的徒弟，這真是給石勅丟人。」那寶瑛立時現出一份慚愧的樣子，又向着飛龍叟抱了抱拳。

金 鷹 門 飛 龍

道：「老前輩這話所言甚是，晚輩也知道刺愧，但這些閑事可以拋開不談，我們敢以動問，老前輩因何駕臨？」那飛龍叟又望了望多薩河，見多薩河手持馬牙刺瞪眼咬牙，蹣跚欲試的樣子，不由得又是冷然一笑道：「我老頭子的來意，我也不必告訴你們，看你們的樣子，好像是怪我老頭子不該到這樣地方來，那我老頭子得先見識見識你們的本領以後再說。」那飛龍叟話聲一落，多薩河就猛然的一縱身，離開寶瑛的身畔，馬牙刺向前一指，揉身跟進，一點那飛龍叟的前胸，那飛龍叟是微微的一側身，馬牙刺點空，但多薩河也久聞這飛龍叟的英名，武功精湛，尤其是輕身的功夫，在這關內關外，是手屈一指，知道是不易對付，所以在飛龍叟一側身，馬牙刺點空之際，又是一翻手腕子，這柄馬牙刺又是迅如閃電似的，向着飛龍叟的雙足削來。

飛龍叟猛然一聲長笑，兩條大袖向上一揚，跟着一條龐大的身形，竟如一縷輕烟似的，凌空而起，那馬牙刺是擦着脚底而過，多薩河還要轉身，「旋風抹額」，不料飛龍叟的身法甚快，早是凌空伸出右脚，脚尖一點多薩河の後腦，多薩河就覺得腦後一陣勁風吹來，向前一低首，「枯藤坐花」雙腿一絞，全身下坐，馬牙刺是隨勢向上斜挑，可是飛龍叟又是長笑一聲，身子凌空一擺，早又飛上殿脊，向下喝道：「朋友就是這點功夫？我老頭子算是領教過了，我們後會有期。」說着兩條大袖左右一展，右臂前穿，左臂後撤，身子就如飛鳥似的，平空穿過這闊有數丈的宮庭，落足在大牆之上，待多薩河一翻身就地十八滾的功夫，馬牙刺就地一個盤旋縱起來看時，那

飛龍雙已是沒了蹤影，寶瑛的水磨鞭正背手後插，幾個護衛也從四方繞過來，只氣得多薩河一蹶脚，向着寶瑛氣哼哼的道：「老弟，真是廢物一羣，我們追……」說着就未待寶瑛開口，已是雙脚一點河面，飛身向那宮牆上撲去，寶瑛也唯恐多薩河有失，也跟蹤撲上，那幾個護衛，怕下面的洪承疇被人算計，並沒跟着追過來，却都紛紛的下了瓦殿。

三 宮庭盜金印絕技戲護衛

此時洪承疇已被一陣嘩鬧驚將起來，竟自開了殿門步上台堦，那洪仁洪德戰戰兢兢的跟在後面，保護着洪承疇，洪承疇左右一望，已發見在那殿階之下，有一枚鐵疾藜，就吳咐洪仁過去拾取，洪仁一聽洪承疇的命令，就是吓了一跳，但又不聽，戰戰兢兢的剛要移步，不料接二連三的從那殿瓦上縱下許多人，這把洪仁驚得「哎呀」的一聲，一屁股坐倒，就連洪承疇也吃了一驚，急閃目看時見是一千護衛，可是並沒有多薩河與寶瑛在內，便向着這一千護衛道：「剛才什麼事，兩位護衛長那裏去？」這一千護衛們平日很少與洪承疇接近，洪承疇這一發話，內中並沒有人回答，却是彼此後退一步，向着洪承疇俯首垂着手。

此時洪仁已爬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塵土，忙着搶上一步，向着這一千護衛道：「爺問兩位護衛長，現在那裏？」接口的却是金昌欽，他忙答道：「此時兩位護衛長已是追賊去了，卑職們

因恐爺有失，故行前來保護。」洪承疇「啊！」了一聲，急着瞪圓了兩眼，望着金昌欽道：「你們大夥可認識那來賊是誰？」那金護衛，看了看洪仁洪德，又望着洪承疇道：「稟爺，來的是誰，卑職等不敢隱瞞，但聽他自稱是飛龍叟，這和我們平日所知道一點不假，果然是雪白鬍子跟灰色的衣裳，在這遼東道上久已不見，却不知如何會來這宮瓦……」說完話兩目視洪承疇，眼光是一瞬也不瞬，好像要用這眼光，一直刺到洪承疇的心裏一樣，洪承疇聽了這話，却是將頭一低默然不語，洪仁已是壯着胆子，將那枚鐵疾彗檢將起來，將要往着洪承疇面前一跪，遞將上去。

可是洪承疇突然的一擺手，似乎長嘆了一聲道：「我不……」說着目視空際，又是凝視不語，洪仁還是猜不透洪承疇的心意，一手托着這枚鐵疾彗，還真不知如何是好，呆立在那裏動也不動，洪德瞧着情形奇異，將要上前請示洪承疇，不料洪承疇突然的折轉了身子，大踏步的就又進了殿門，洪德也慌忙的跟進去，那洪仁却是回頭望了望這立在階下的一干護衛，剛要開口，這是那金昌欽已帶着幾分笑意，笑着向洪仁道：「爺可是腦子有病吧，怎麼這幾天有點顛三倒四的，使人摸不着頭腦？」洪仁趕緊擺手止住，回頭看了看殿門，這才又回望着那一干護衛低聲道：「你們低聲點，要知道近來爺的心事太多了，每到半夜裏常常的爬起來嘆氣，別再惹惱了爺，那金護衛立時現出一付尷尬的態度，眼睛瞪圓了，又是眉頭一縐雙肩跟着往上一抬，又回頭望了望那一干護衛們，腳底下恐怕踏死螞蟻似的，輕輕的退了幾步，洪仁見金護衛已退下去了，這一手托

着鐵疾蕪進了殿內，隨着將隔扇一閉，那金護衛這才恢復原來的態度，左右一望，又一矮身子，用着「旱地拔葱」一鶴沖天的輕身術，飛上殿簷，身後兩個護衛也跟縱而上，但被這金護衛向後一擺手道：「哥們你們還是下去守護殿庭，別叫爺再受了驚，這上面還是我來！」說着話，那條身子就捷如猿猴似的升上了庭脊，那兩個護衛，也彼此吃了一驚，金護衛在此一年多，還真不知道他有這麼一身驚人的武功，倒要見識見識那金護衛，可是聽了金護衛的話，下去保護爺要緊，也就折轉身子，雙雙的跳下了殿簷。

此時這殿瓦之上，只乘了金護衛一個人，立在殿脊之上，四週眺望了一陣，夜色沉沉，什麼也看不見，只有風聲，吹拂着衣角簌簌作響，他却不知道此時多薩河與寶瑛正力追那飛龍叟，在這景佑宮的左邊宮林之中，拚命交鋒。

原來當金護衛與洪承疇問答時，多薩河與寶瑛，已是跟着飛龍叟上了宮牆，飛龍叟一隱之後，又出現在左邊宮牆之上，向着這邊一點手道：「你這兩個兔崽子，可敢跟我老頭子過來！」多薩河與寶瑛急着一回身，那飛龍叟又是一點手向着這邊，跟着大袖一擺，竟自循着宮牆向左撲奔，是邊跑邊回頭，這把多薩河惹惱了，他向着寶瑛道：「這老鬼太可惡了，我們拿住他，多砍幾刀解解恨！」那飛龍叟老遠就聽見了，冷笑一聲道：「我老頭子早就不想活着了，你兩位跑不動的話，我倒可以馱着你們，到我要埋骨的所在，正想嘗一嘗六七十年，並未嘗過一次刀的滋味，

金 鷹 門 飛 龍

「跟着雙袖一擺動，人已立停在牆頭之上，多薩河猛然的撲上，一挺手中的馬牙刺，往着飛龍叟的前胸便扎，這牆頭也只有一尺四五寸的寬闊，地勢只能前進後趨，却是不能左右閃轉，多薩河的馬牙刺剛一及近飛龍叟人的前胸，不料飛龍叟龐大的身軀，突然的向着左側一倒，好像要栽出宮牆之外，多薩河的去勢過忽，冷不妨身子向前撲去，馬牙刺是扎空，人也向前一栽，飛龍叟已是用着「勾掛連環提氣三式」左脚一蹀那大牆牆沿，右腳伸出向前一蹀，一條身子就如旋風也似的向着前面撲去，躲過多薩河來勢，恰好寶瑛跟蹤着多薩河撲到，飛龍叟趁着身子懸空旋轉的餘勢，右邊大袖一擺，正好掃在寶瑛的腦後，這種力量將寶瑛掃得向前一個搶步，兩柄水磨鞭隨些沒有點中多薩河の後腰命門穴，他趕緊拿棒立隱，多薩河已是回身，兩個人彼此一照面，背後飛龍叟已是躡身大笑道：「這叫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也難逢，你們相逢談些家常啊，又要返身往前路撲奔，此時寶瑛被飛龍叟，那隻大袖掃在腦後，就好像腦子後頭被人一拳打的腦子有點暈迷糊的，但他一折身忽抽兩條水磨鞭，又要撲上飛龍叟，可是在一聲長笑裏，人已如一股白線似的瞬眼沒了蹤跡。」

此時多薩河和寶瑛，被這飛龍叟鬧弄惹火升騰也不願意其他，彼此喝一聲「追！」一齊又往牆裏撲奔，但突地一陣勁風，向着寶瑛的左耳撲來，寶瑛已是覺出不妙，急急向前一點頭，那步子不覺略微一慢，已聽得牆外草裏「吧」的一聲，寶瑛尙未向旁扭頭，第二陣勁風撲到，却是向

着多薩河撲來，這多薩河已望見一粒胡大的鴨蛋石子，由寶瑛的腦後擦過去，他已有了防備，這時又見第二粒石子到來，他不慌不忙的向後一撤步，仰面向後一閃，那枚石子，又是「吧」的一聲，落到牆外草裏去了，但是在那邊殿瓦甃上，又是一聲冷笑，喝說：「好身法，再看我老頭子的手段……」說着只聽得「刷、刷、刷」，一連數塊石子向着兩人身上射來，也許是那飛龍更得意的，那幾塊石子，全落向牆外去了，最後一塊石子，卻會轉灣，微微一折「拍」的就打中多薩河的後腦，這一石子，却將多薩河打得怒氣勃勃的，一回頭就見一條白練，「刷」的又上了後邊大牆之上，向着多薩河和寶瑛道：「老夫在此，兩位不怕事的話，請隨我來！」說着又「刷」的一聲，衣襟帶風，就沿着窗牆向前撲去，多薩河和寶瑛又是折轉身子，自後撲奔追去。

在這宮牆的左邊盡頭處，本是清太祖的陵園，地處就在這景祐宮的左邊，兩處只是一牆之隔，可是當中還有一條長長的御道，飛龍更已經跑到這宮牆的盡處，即縱身下了地，回身向着後一招手道：「朋友你們居然有這胆量，我老頭子還真佩服你們，咱們今在這裏比拚一下子怎樣？」多薩河含着怒氣，也下了宮牆道：「好！在這地方領教……」說着寶瑛也跟蹤下了宮牆，往前一欺身，可是飛龍更突地用手一指道：「這地方還是你們便，再換個地方怎樣！」說着不待多薩河回答，又折身前奔，方向是朝着陵園而來，又沿着圍牆跑了足有半里路，三個人這才先後追到這圍門之前，一經追到這圍門之外，就見飛龍更折回身子！迎上多薩河說道：「朋友！就是在這

裏領教罷，朋友你可敢進去？」多薩河並未停步，一面前奔，一面抗聲道：「好！隨你的便，我多某絕不畏懼」，就見眼前一條白練往上一一起，那飛龍叟使用「一鶴冲天」的輕功，拔身上大牆之上，多薩河也一折身子蹀身上了大牆，那飛龍叟並不停步，仍是沿着大牆向左撲奔，身法快度比初時慢了許多，與多薩河的詎離也不過是兩丈多路，多薩河加緊了脚步，想要追蹤而上，給飛龍叟一個暗箭，不料飛龍叟却一蹀身上了門之上，向多薩河點手道：「朋友！你這怎麼樣？我們可以下去較量較量！」沒待多薩河回答，身子突地往下一沉，人已蹀將下去，仍是順着角路往前撲奔，多薩河對於這園內的路還並不十分純熟，此時非常的驚訝，見飛龍叟對於這園內大大小小的路徑，似乎是非常的純熟，不惟一折身一轉角都不用游移，且也快捷如風，這使多薩河於驚疑之餘，更增加了一份戒心，轉了幾個角路穿過了一條兩邊夾山的小道，又渡過了一座小橋，小橋的不遠地方，却是一叢幽密叢林，可是地勢並不見大，樹梢之上也被風吹得簌簌作響，多薩河見飛龍叟，一經奔近這座叢林之前，又向着多薩河一招手，竟自穿越入林，多薩河却老遠的立住了腳猶疑了一下，一回頭見樹梢上風隨落葉蹤下一個人來，這使多薩河大大的吃了一驚，急往後一退步，伸手摸馬牙刺的握柄，可是那條人影一落地即向多薩河，揮手說道：「別誤會是我！」多薩河叫聲很熟，看時却是寶瑛跟蹤而上，即時往前迎上一步道：「那老兒已逃避入林了，你這怎麼來的？」那寶瑛剛要開口，可是一陣風響，多薩河急側首，一塊胡桃大的石頭從多薩河的

耳畔穿將過去，「拍」的一聲落在地下，聽得樹梢上飛龍叟喝道：「誰逃避？沒種的也不會到這裏來，請過來……」多薩河與寶瑛急回頭向着樹梢上看去，還見飛龍叟坐在一條大樹枝上，招手向着兩人。

多薩河與寶瑛兩人，雙雙一矮身子，向着這叢林前一躍，飛龍叟已是飄身下了大樹，一縷輕煙似的落足在多薩河與寶瑛的身前，只見雙袖迎風，白髮飄揚，閒雲野鶴似的當前一立，多薩河是首先趨上一步，向着飛龍叟上下打量了兩眼，在月色之下，這才看清這飛龍叟，年已七十開外，鬚髮雪白，頭上並未卸頂只用竹籤挽了一個道士髻，面貌豐潤，身形壯健，並沒有露出絲毫衰老之態，相反的是精神矍鑠，兩目之中神光炯炯逼人，一條銀灰色的大袖長袍，腰間並未束帶，是迎風飄逸，神態舉止，誰也看不出來，這樣山林隱逸一樣的一個人，竟是名震關外的一位武林俠隱。

多薩河這樣望了兩眼之後，將馬牙刺向着左手之後一擋，隨即一抱雙拳向飛龍叟道：「我知道老前輩過去名震關內關外武林之間，但在這十年隱跡之後，今怎樣出世，到這宮庭攪鬧，我輩愚昧，請爲示知！」多薩河的聲音，雖很客氣委婉，可是神態却是咄咄逼人，這使飛龍叟突的一聲冷笑道：「我知道你這是明知故問，我的來意，難道兩位竟還未猜透了還要這麼問及於我！」多薩河尚未回答，旁邊寶瑛可又趨上一步，向着飛龍叟也一抱雙拳道：「老前輩的來意，我們確

實是不知道，請爲示知以開我們愚昧，有什麼事我們兄弟兩，或可斟酌處辦！」飛龍叟遂「咄」的一聲道：「別多話，你們兩位，這是充耳裝聾，明知裝傻，我老頭子既已約你兩位到此，就得問問你們兩位，敢怎樣爲這忘却國恩的洪承疇賣命？」這話果然是不出多薩河的所料，知道這飛龍叟是明朝宗室，雖然頗像孤竹君的樣子，恥食周粟一樣，不服建文的篡位稱帝，但在腦筋之中，還是忘不了自己是大明宗室，對於洪承疇的背叛國家，生降敵人，懷有一腔怒憤，欲行懲戒於洪承疇，故有數次入宮警告於洪承疇之舉，自己對於洪承疇不過是受命於清太宗，來此負着保護的責任而已，對於其他實是無庸過問，但是想到飛龍叟目空一切，戲耍兩人的事，這使多薩河不免對這飛龍叟生出仇視的意念。

門 鷹 金
即望着飛龍叟也是一聲叱斥道：「你這住口，我多某只知食人之緣，就當忠人之事，你既然敢到此地，我多某爲職責所在，不能不領教你一下，也好使我多某開開眼界，看看這名震關內關外的武林名家，究竟武功是怎樣的精湛！」旋說旋將馬牙刺，從左手背後，遞於右手，喝一聲：「別賣味」，馬牙刺前挺，猿身隨進，就撲上這飛龍叟，背後寶瑛明知多薩河一個人決非這飛龍叟的敵手，但爲了要看看這飛龍叟的武功，究竟是那一路，如何精湛，所以只將兩柄水磨竹節鞭，分與左右手，眼看着多薩河上前，並沒跟着撲上。

多薩河這一撲上，來勢極猛，馬牙刺是走的「猿猴獻菓」式，剛一點近飛龍叟的前胸華蓋穴

只見飛龍叟突地身子一擺，兩條大袖左右一展，竟然向旁蹣跚數步，右腳剛一點地面，多薩河已是跟着撲上，馬牙刺仍是流星趕月似的，一點飛龍叟的左脅，飛龍叟左邊大袖是旋風也似的一揮，跟着右手大袖向着馬牙刺上掃來，同時一條身子，自右向左倏地一轉，左手的大袖，就向着多薩河的後腦拂去，多薩河是向後倒插一步，低首躲過飛龍叟的左手大袖，可是飛龍叟已向身後蹣跚開，雙腳一落地，多薩河一回身，馬牙刺剛要進招。可是飛龍叟此刻是厲聲道：「孽障，不知進退！是找死？」若在別人受了這一聲警告，該當再加考慮，可行則行與否了，但多薩河心性暴烈，早先被飛龍叟，戲弄得已然怒火上騰，此刻又被飛龍叟這一說，止不住胸間的怒火，喝一聲，又一挺馬牙刺撲將去，此時飛龍叟，並不躲閃，也不後退，馬刺牙一點咽喉，飛龍叟突然身子往下一矮，兩條大袖就如兩條怪蟒似的，往着多薩河的雙腿繞來，多薩河退後不能，只好向前一蹣，從這飛龍叟的頸項上，蹣將過去，急回身已見飛龍叟很安閒的立在身後，雙手拿着一件東西，眼望着多薩河道：「好小子，你這樣的下毒手，我老頭子卻叫你嘗一嘗，我老頭子的滋味，跟着雙袖左右一展，只聽得「嘩，嘩，嘩」一條懶龍似的凌空一展，竟是一條十三節純鋼鎖骨鞭，祇一個盤旋便擱起一團勁風，但飛龍叟又一合手，將這條十三節純鋼鎖骨鞭，往着拳中收回，又眼望着多薩河道：「我知道我這條傢伙，碰上了你這種帶着鋸齒的兵器，無異是碰上了剋星，但我老頭子卻不懼這些，有種何妨上來試一試，」旋說旋將身子向後撤步。

多薩河看這情形，知道飛龍叟，已存了交手決勝之心，但並不因此卻步，馬牙刺又是「大鵬展翼」式，往着飛龍叟右頸斜削而來，飛龍叟此刻已將右手大袖往上一捲，馬牙刺看已及頸部，突地旋風也似的向後一蹤，在這轉身之間，那十三節純鋼鎖骨鞭已是「嘩唧唧」響龍似的抖將出去，鞭頭鐵尖向着多薩河的人中穴點到，多薩河聽得鋼環響處，早將馬牙刺收回，「撥雲摘星」式，迎面一掃這鞭梢第三節鋼環處，飛龍叟也明白，這馬牙刺帶有不少的鋸齒，有逆倒順倒十八個鋸齒，每一個鋸齒，都能鎖帶兵器，尤其十三節鎖骨鞭，最難取勝這種馬牙刺，所以飛龍叟在多薩河一掃這鞭梢之際，早又倏地掣將回去，跟着又一翻腕，十三節純鋼鎖骨鞭又如懶龍似的，往着多薩河的右腳踝骨掃去，多薩河是一退右步提左脚「片馬式」躲過這一鞭馬牙刺，「高祖斬蛇」式斜探身，一點這鞭梢鋼環，不料飛龍叟猛然一個翻身，喝一聲「着」，十三節純鋼鎖骨鞭「怪猛翻身」，向着多薩河的頭頂擊來，來勢極捷同時鋼環大響，多薩河急點左脚，岔開一步，右腳隨上，向左一閃，馬牙刺又自下翻，轉往着鞭梢第三節削去，但飛龍叟這一鞭來勢極捷，不待多薩河的馬牙刺翻轉，早又倏地往回一掣，但又閃電似的在多薩河的右足背上一點，這一點正點中了足背上的「中封穴」，多薩河就覺得全個右腿一陣發麻，撲的坐倒在地。

寶瑛一見這情形慌不迭的上來搶救，可是飛龍叟這條十三節純鋼鎖骨鞭，真是神出鬼沒，不待寶瑛撲上，早一抖手，鞭身懶龍似的一個盤旋，寶瑛急閃不及，便被這十三節鞭，摔了個跟斗

，急着一滾身，使開兩條水磨鞭護住週身，可是飛龍叟已是長笑一聲，單手一抖便將那十三節純鋼鎖骨鞭掣將回去，喝一聲「便宜了你們，還不快離開這裏……」，說完兩條大袖一擺，就是一縷輕煙似的平空掠上了樹梢，祇聽見樹葉簇簇的一陣嚮，飛龍叟已是沒了蹤跡，旁邊不遠的林內，隨着起了一陣「噓，噓！」之聲。

寶瑛滾身爬起一看，四週已是靜悄悄的任什麼也沒有，忙過去看多薩河時，見多薩河是怒眉攢眉的，不像是痛苦的表情，只是不能轉動，忙俯身道：「你這可是受了傷吧！」多薩河搖了搖頭，只用手指了指左足足背，寶瑛道：「你可是這右腳上受了傷？」多薩河這才突然的嘆了一口氣道：「老弟我們都是栽了啊，我被人家點住了「中封穴」，你快給我震動一下血脈，不然閉住的時候久了，這條右腿必然全廢不可！」寶瑛聽了多薩河這樣一說，果是吃驚不小，忙將兵器往地下一插，蹲下身子便給多薩河按摩一隻右腳，見多薩河好像突然的痛了一下，將右腿一陣抽動，最後才自行伸縮了幾下，意然坐將起來，他又望着寶瑛嘆了一口氣道：「老弟這可是死裏逃生了，人家的功夫比我們強勝萬倍，我們是空有一身本事……」說到這突又回頭道：「誰？」就見林內一條人影，猛然的撲將出來，寶瑛慌將兵器掙將起來，但那人影突地發話道：「護衛長，剛才爺着我們各處查找你們，卻是在此？」多薩河與寶瑛看那人時，卻是金護衛。

這金護衛一來似乎已看見剛才那一場的事，面上帶有一種異樣的情態，這便多薩河與寶瑛，

不免帶有一點慚愧的樣子，看了看金護衛，這金護衛又道：「兩位敢是受了傷吧？怎不走啊！」多薩河這時向金護衛道：「爺有什麼事，要找我們？」金護衛道：「這個我可不知道，自從兩位護衛長，追賊之後，是我們幾個兄弟保護着爺，並沒有什麼意外，但是爺只是一疊連聲的叫找兩位護衛長，因此我到處找你們，聽得這邊有兵器的響聲，敢追過來，正是兩位。」那金護衛說罷，多薩河與寶瑛也不再說什麼，就由這路撲奔圍牆，越牆而出，但多薩河究竟是右腳受傷，落在寶瑛的後面，與金護衛只是一步之距。

突然金護衛向前一搶步，右肩向着多薩河左肩撞去，多薩河沒有防備，向前踉踉跄跄的撞出好幾步，但他趕緊拿棒立穩，回頭一看，見這金護衛左張右望現出一個驚怪的樣子，他見多薩河向他望着，便回頭問多薩河道：「這可奇怪，方才是有誰給了我一掌，將我碰出去，幸而沒有將護衛長撞傷，不然我是萬死了。」多薩河被金護衛右肩一撞，雖然是沒有栽倒，但他覺得金護衛這一肩，力量是很大，同時看得出這金護衛，是處處故揜行藏，想起在班房內，聽別個護衛說，這金護衛是隻身一人，可是在外的江湖朋友不少，說不定這金護衛，必是一位武林俠隱。到此，自己在園中與飛龍叟較手之事，諒也是瞞不過這金護衛，想不到金護衛在此一年多，自己還看不出來是有那樣大的本領。自己殺人算是栽到家了，只把金護衛望了一眼之後，什麼話也不說，便拔步追趕前面的寶瑛。

此時寶瑛已是上了宮牆，多薩河與背後的金護衛也跟蹤上去。越過一重殿脊，才見那幾個護衛都站在這景祐宮的殿堦之上，再看洪承疇的寢宮之上也有燈光，並有隱隱的談話之聲，顯見得洪承疇並沒有安息，不知在作什麼！三個人就絡繹的躍下殿簷。幾個護衛正要向前，向兩人稟知一切，但殿內洪承疇大聲道：「外面誰？進來。」多薩河與寶瑛不待這幾個護衛開口，就慌忙的上上殿階，殿門一啓，洪德向外一探頭，見是兩個護衛長，忙道：「爺正有事找你們，快進來。」說着身子向旁一閃，多薩河和寶瑛就進了這殿門，又向寢宮走去，一進門就見洪承疇在這室內是來回的徘徊，聽得步聲，突然止步回頭，多薩河與寶瑛，就見洪承疇的兩眼之中，似乎含着幾種怨氣，兩個人連忙上前，向着洪承疇，請了一個安，洪承疇也並沒有轉身，又在室內徘徊了幾步，兩個護衛長不知道洪承疇是有什麼事，彼此的心裏都在忐忑不安起來，可也不敢問洪承疇，沒有洪承疇的話，也不敢就退出去，只彼此望着洪承疇的背影。

最後才見洪承疇止步轉身，眼望着兩人道：「兩位護衛，可知道本爵的腦袋，又險些兒丟去，若不是有金護衛的保護，只恐本爵此刻也不得與兩位見面了，本爵雖然沒有丟掉了性命，可是本爵隨身之物，以前的經略金印被人竊走，這金印雖然已成過去，但上面有我老父親手鐫的鑑識在上，無論如何我決不能使這東西，落於匪人之手，我限你在十天之內，要將原物追回，否則你們兩位的生命我可無法保證，因皇上面前是無法隱瞞……」洪承疇說時是聲色俱厲，這把兩個護

衛長，說：「唯，唯。是，是。」點頭，洪承疇說罷，就吩咐洪德傳金護衛，這又把多薩河與寶瑛慚愧的了不得，彼此低垂了頭。

片刻那金護衛已大踏步的進來，望見洪承疇趕前欲要請安，只見洪承疇擺手道：「你倒是不必行禮，我傳你進來，你可是看清了，那來的刺客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金護衛果然停了請安，望着洪承疇唱個「諾」道：「稟爺，我倒是不敢瞞爺，那刺客進門時，卑職還沒有看清是誰，實在因那刺客的身法太快了，直到爺叫起來時，卑職正要在外迎迓，可是想到爺的性命要緊，所以就冒死衝進，不料那刺客一見卑職進來，就從後窗走了，卑職雖然沒有看清那刺客的面貌，但那雪白的鬚髮，和那銀灰色的衣服，顯像是江上傳說已死的飛龍叟，因此卑職追了出去，瞬眼就沒了蹤影，但不知道爺可是受了驚嗎？」洪承疇現出驚駭的樣子道：「那果真是飛龍叟？本爵雖未受到多大的驚嚇，可是本爵素日不離眼前的一顆經略金印，却被那飛龍叟伸手攔走，我與這飛龍叟並無仇怨，他何以這樣數次入宮，與本爵爲難，你有所知，妨直告。」那金護衛聽洪承疇這樣一說，先是回頭望了一望多薩河和寶瑛，隨後回答洪承疇道：「這個卑職是不十分的明白，也許兩位護衛長是知道吧。」就見洪承疇的鼻孔裏是「哼」了一聲，也不說話，就進了旁邊的書齋之內。

三個人因沒有洪承疇的話，誰也沒有離開原地，只是彼此互望，末了才見洪仁出來傳話道：

「爺說，天快五更了，諒來是不妨事的，三位可以回去休息了。」洪仁這一說，首先金護衛大踏步的出了殿開，隨後多薩河與寶瑛，垂頭喪氣的雙雙走出。

他們回了班房之後，那些派出去的護衛，此時都未回來，屋裏沒有別人，多薩河望着榻上一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自言道：「唉！我們真是栽筋斗，栽到家了……」說完將兩手往着腦後一枕，抬眼望着頂上的承塵，寶瑛也是順手將他的兵器，往着榻畔一扔，也不說什麼話，也就往着榻上一輪，良久才見多薩河爬起來湊近寶瑛的耳邊道：「老弟！你看那金護衛怎樣？恐怕准是一個內奸無疑。」寶瑛點了點頭道：「我也這樣想，但我實不知他由何門路，而混進這宮庭，而一處一年多，還不知道他有那樣一身精湛的武功，若不是今晚的這一場事，我們還真是被他瞞過去，但不知他此來是有何目的？」多薩河想了一下也沒有想出所以然來，最後還是寶瑛的心裏一動，急忙低聲告訴多薩河道：「據我看，這恐怕是爲了爺的歸降，才設法入這宮庭，以便隨時探聽舉動，你說是否？」寶瑛這一說，多薩河突地拍了一下大腿「哦」了一聲道：「這還是老弟的腦筋好，愧我不善於考慮觀察，他這一來老弟你可有什麼方法，將這內奸除去？」寶瑛仰着頭細想了一下，這才望着多薩河道：「這事情我們暫時不用急，也不必揭穿，第一步我們先留意這金護衛的一切舉動，和些什麼人來往，第二我們得出去探訪飛龍叟落脚的地方，將那經略金印取回，並要探聽飛龍叟，到這宮庭確實的目的，以便稟知於爺，你想怎樣？」多薩河點了點頭道：

你這計劃也很好，不過我們出去探訪一節，不能不多想以考慮，因為我們出去以後，雖在宮庭之內，不會再出什麼意外……」多薩河剛一說到這裏，這班房之外已起了一陣腳步之聲，七八個護衛都絡繹的回來了，可是金護衛尚未回來，兩個人在這許多護衛的面前，自是不便多談，聽那後宮時，正好敲下五鼓，兩個人同着衆護衛，也都絡繹的入了夢鄉。

不多時突然有人在寶瑛的耳邊，大聲道：「誰的呀？」這話是把寶瑛驚醒了，開眼看時，只見一名護衛嚙裏吟誦道：「哦！是兩位護衛長的信。」寶瑛就急着一咕嚕爬起來，那名護衛見寶瑛已經醒了，便將那信交給了寶瑛，自己走開，寶瑛將信接過來看那信封時，上面却寫的是多薩河和寶瑛的姓名，寶瑛慌忙叫醒了多薩河，一同將那信抽出看時，却僅是寥寥的幾個字，上面寫的是：

「數次入宮，不過略予警告而已，兩君若能憬悟，即請袖手旁觀，否則十日後可至托蘿山，老朽自當做候於彼。」

下面的具名，却是寫的「飛龍叟」四字，別的就沒有了，多薩河和寶瑛看完之後，彼此相視一下，多薩河就要忙着下地，去找那名遞信的護衛，可是被寶瑛阻住道：「你這一問，不免是打草驚蛇，我們不必聲張……」多薩河果然沒下地，只望了那剛進屋的金護衛。

此時金護衛好像是疲乏極了，一進屋就將兵器往旁一扔，向着榻上一輪，「嗚！」了一聲

道：「這真累死人了，沒法子啊，不如此爺的腦袋早丟了。」多薩河和寶瑛又冷冷的望了望這金護衛，這金護衛好像沒有看見似的，又一翻身爬起，手將那茶壺拿起，嘴對嘴一口氣的喝了幾口，這才將茶壺放下，長長的舒一口氣，就又一倒頭睡下去，片時，就鼾聲大作起來。

四 再受窘護衛千里訪異人

多薩河和寶瑛，見了這個情形，更覺得出來這金護衛准是一個內奸無疑，午夜多薩河與寶瑛在一陣睡眠之後，爬起來一看時，那金護衛已不在榻上，忙着問那旁的護衛，可知那金護衛那去？這名被問的護衛是搖了搖頭，看樣子是不知道，多薩河又要問別一個，但又被寶瑛阻住，多薩河低聲發急道：「老弟你不知道，那傢伙一定是出去傳信去了……」說到這屋外一陣脚步響，那金護衛一陣踉蹌的走進來，跟着屋子的酒氣熏人，顯見得這金護衛是喝醉了酒，可是不知道是在那裏喝的，又不知道是什麼時出去去的，彼此互相望了一眼之後，那金護衛又是往着榻上一歪，呼呼的睡去。

此時這屋中的一干護衛，有的還在好夢方酣，有的已醒，出外散步去了，再不然就是到廚房裏找食去了，多薩河和寶瑛覺得在這屋裏不好說話，就告訴了別的護衛，如果後面有人來叫，可說一回就回來，我們出去有要緊的事，這兩個護衛長，在大白天裏不值班之時是出入無阻，所以

在囑咐完了之後，就雙雙的換了便衣，出了這宮禁重地，走上大南門街，這條街市因爲是在這帝王所居附近，所以這條街上，也是相當的熱鬧，酒樓飯館茶室等無一不全，但多薩河和寶瑛，並不在這街上逗遛，竟然的穿越旁邊的小巷，曲曲折折的轉了兩個灣，竟然到了多薩河一家相好的女人家中，這本是一家暗娼，既貪圖多薩河銀子化的大方，又懼怕多薩河的勢力，所以就被多薩河向了，這簡直是成了多薩河的家，那女人的丈夫也情願帶着這一頂綠帽子，多薩河不來時，就在家中拿着女人以皮肉換來的銀子胡吃胡化，還要左右鄰居吹鬚子瞪眼，他說：「老子有這麼一個皇上的護衛長，誰敢動你老子！小心腦袋……」多薩河一來，就趕緊躲出去，作縮頭烏龜去了左右鄰居誰不笑罵，可是當着多薩河一來，就嚙起口來，好像多薩河真是這烏龜的兄弟了，誰敢太歲頭上動土，多薩河還不知道，可是寶瑛是旁觀者清，早就看得出來，曾勸多薩河休要接近這女人，在外休胡跑，須要顧惜身份，可是多薩河說的好，人盡幾何，我們在這壯年上，正應及時行樂，有句俗話，「萬事不如杯在手」嫖女人也和喝酒一樣，同樣的是嗜好，倘若不及時行樂，這樣人生一世未免是白來了，又何況我們這樣每日在刀槍眼上討生活的人呢。多薩河拿這論調來反駁寶瑛的勸，寶瑛也知道「勸酒不勸嫖」知道多話也是無意，所以也不多說了，多薩河要去時，往往是一個人去的時候居多，此次寶瑛爲了與多薩河找個祕密的地方相商，所以就跟着多薩河又到了這地方。

這是一家小黑門，雖然也是單門獨院，但和左右鄰居也緊挨着，所以無論那一家，有個什麼舉動，旁邊的鄰居沒有不知道的，多薩河同着寶瑛一到了這小黑門門口，看那門時竟是虛掩着，應手就開了，多薩河並不客氣，就首先的走入，背後寶瑛跟着才走了幾步，就聽得窗子內有女人嬌喘着，嬌聲嬌氣的向外問道：「誰啊！」多薩河一聽這句囉囉老鴿子夜鳴似的聲音，身子骨就好像是酸麻了半邊，嬉嬉的道：「我啊！」就聽得屋子裏「哎」了一聲道：「是護衛老爺嗎？你別進來，等一等，我在洗着脚呢，屋子裏太臟了。」多薩河道：「好，我不進去，你快洗吧。」說着話就用手一指一個大花盆，向寶瑛道：「老弟，你可認識這是什麼花？在這秋天裏不該長在這裏啊。」寶瑛那裏有心看這些，只聽窗子裏，是一陣衣裳蟋蟀的聲音，並有着一陣很急促的腳步響，跟着「砰」的一聲響。

良久才見那名暗娼，一手攏着頭髮，一面開着屋門向外作出嫣然的一笑道：「我不知道多老爺，今時今刻會來，所以趁着空兒洗個脚，想不到多老爺恰巧來了，你再等一等來，我來收拾收拾屋子。」說着話，身子又是向後一閃，多薩河和寶瑛又在這院子裏等了好一刻，才見那暗娼探出頭道：「這收拾好了啦，兩位爺這請進。」於是多薩河和寶瑛這才雙雙的進了屋子，寶瑛先不問多薩河，就抬頭向着這屋子的四週看去，屋子裏是一點異樣的人眼的東西也沒有，說是洗脚，屋裏地下一點水滴也沒有，倒是桌上有兩盞茶，寶瑛就抬頭望了望那暗娼，那暗娼則是望着

寶瑛笑了一笑道：「寶老爺，你真是貴人不踏地，怎麼好多日子沒來啊。」寶瑛道：「我是忙，所以好久沒來，倒是多老爺天天來吧。」說着笑了一笑，他這一笑，那暗娼也笑嘻嘻的道：「可不是嗎，只要多老爺一天不來，我就直掛心，疑心多老爺又有了什麼相好的，把我拋在腦後去了呢，或者是公事忙，沒有功夫來，我倒是可以睡個清靜覺呢。」寶瑛道：「娘子你別胡猜，我們多老爺是個始終如一的人，愛上誰，就永遠的和誰攪在一起，就是到老兩副棺材，也要並排着一對放呢。」那暗娼笑道：「啊喲，我這一副骷骨頭，那裏就敢那樣的奢想，只要多老爺天天上門，我就天天唸阿彌陀佛了，我這個娘子問你一下，你可要老實的說，在你這個年紀爲什麼還沒有一位弟妹，我早就給你打算找一個了，可是你始終推拒着，從不答應，我實在猜不透，你的心眼裏在掛念着那一個，如果你沒什麼掛心的話，我倒是認識一個姑娘，她也認得你，見了我時，常常吟着說，怎麼寶老爺好久沒見啊，我看那姑娘想你的快要成病了，你不嫌人家長的醜的話，我倒可以給你作成這個現成的媒人。」說完又呵呵大笑起來，跟着身子向後一坐，就坐在床沿上，多薩河一翻身，也不避寶瑛在屋子裏，就撲將上去，雙手抱住肩膀，把一張短毛叢叢鬚子嘴，湊上去亂喂道：「好乖乖，你給我兄弟這麼盡力的話，我一定多謝你兩下子。」那暗娼一面把張粉面左右躲閃，一面雙手亂推亂拒道：「你倒是放的鄭重一點啊，寶老爺也在屋子裏，你就不難爲清？」多薩河仍是湊上去亂鬧，同時大笑道：「反正你的寶老爺也有像你我的這麼一天，叫他

看看學個榜樣也不錯啊。」那暗娼被喚的格格的大笑起來，一面亂揮，一面說道：「別，別，別，別這樣，刺的人臉上又痛又癢的……」一個不小心將床沿上的墊褥，揭起一個角來，只見一塊粉紅色的大布，上面濕淋淋的，多薩河一見，騰出一隻手來，順手一提剛要看，可是那暗娼慌不迭的一把搶過去，便望着屁股底下一壓，死也不肯起來道：「喲，抹腳的東西臟的很，你也要看，不怕冲了官運。」旁邊寶瑛心裏暗笑，賣淫的女人，那有好貨，這樣包着一個女人，不叫別人染指，那裏能够，可笑多薩河還蒙在鼓裏，自己也不願來點破。

寶瑛向多薩河道：「別鬻管玩笑，我們談正經的吧。」於是多薩河才放了手，那暗娼已是面紅耳赤，鬻髮散亂，氣息喘喘的了，見多薩河一回身，就將身底下的那塊濕淋淋的布，一陣亂擦慌忙的拿出外間屋去，寶瑛看時在屋內還有一座大衣廚，可是廚門是下着鎖，寶瑛的心裏恍然，就和多薩河說着話，他問多薩河道：「你說這地方談話還很方便吧，但是據我看是還不見得，還是另換一間。」多薩河詫真的問寶瑛道：「你說這地方還不方便，我實在的是不明白，請教你？」寶瑛道：「我說的你就不問了，那位大嫂了過來時，我問她。」話說到這，那名暗娼已是理好了頭髮走進來。

多薩河將她上下打量了兩眼道：「我們來這裏是有要事相談，可是在這屋子裏有點不方便，我們可以到那大堂去，你得快去叫人帶來兩瓶酒幾樣菜。」說着就同寶瑛起身出了這內室，那暗

娼只說聲「好吧。」向着外間屋內兩個人的背影望了望，就又縮回去了。

這地方寶瑛跟着多薩河來的熟極了，兩個人一面說着話，一面走着就進了那客堂之內，原來這一家的縮頭烏龜，每日由他的女人手中領到幾百錢後，就每日的躲出去，一天到晚的泡在茶酒館裏，要睡時就是在澡塘子內過夜，或則是喝醉了酒，不論廟宇樹林，橫倒身子便睡，很少有回家時候，在家中除了有一個十四五歲懶貓也似的小使女以外，就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據說是那女人的內弟，因年荒逃災才逃在這裏幫點忙，至於是不是，好在沒有人來給他葢家譜，作者諷，就這麼糊裏糊塗的住下了，多薩河也知道他，並且也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殷大有，別看這殷大有雖是莊稼樣子的打扮，可是說起來，倒是頭頭是道，能言善辯，誰聽了他的話，都得疑心這殷大有，曾闖過南北各大碼頭，不然的話，也沒有這樣的口才，多薩河如來一次，必是見他十次，穿房越戶的，作些伺候的雜事，手脚的利落，作事的乾淨快當，好像是從龜奴專修科卒了業的，伺候的人舒服極了。

這時多薩河和寶瑛在客堂內，才談了幾句話，這殷大有就又忙着進來問多薩河要什麼菜什麼酒，說話時，喉嚨裏好像被烟薰的喉嚨都粗啞了，衣服上也盡是些縐紋，寶瑛望了他一眼，這殷大有倒是趕緊避開了寶瑛的眼光，低着頭只等多薩河回答，多薩河此刻也顯出奇怪的樣子道：「我說大有你這是誠心啊，我每次來，要些什麼酒菜，你都忘了不成，還是照以前每次的樣子來一

份。」殷大有唯唯道：「是，是，不過現在又有鮮的菜肉上市，我問可要什麼啊？」多薩河生着氣道：「你看什麼好，就叫什麼菜好了，還用着來問我，難道看我多老爺，化不起那些酒菜錢。」殷大有碰了這個釘子，只點了點頭「是，是，」了兩聲轉頭就要走，可是多薩河突然的叫住了殷大有，將殷大有上下看了幾眼道：「我進門時怎麼沒見你，怎麼不來招呼我們，可是我老爺少給了你賞錢，所以這樣？」那殷大有平常口齒伶俐，此刻倒像得了噤口痢似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寶瑛從旁看得出來，這殷大有必是有着什麼秘密，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想起剛進這門，並在屋內一切的舉動，就知道那暗娼還真是成了茶壺套，和這殷大有兩下子呢，爲怕多薩河多心惹起，也就急忙從旁說道：「老哥這沒什麼，也許大有忙着，你就別問了，我們快吃酒。正經事吧。」又回頭道：「大有你走你的，快去叫酒叫菜去吧，別給我們就誤了事。」殷大有才像逃赦似的，急忙答應一聲，「是」就轉身走了。

多薩河望着他的背後道：「這小子一定……」可是寶瑛道：「你別亂疑心人家，憑人家親兄弟，還會有那個，你這才叫多心呢。」多薩河道：「哦，我也忘了，老弟我想我們這幾天的事，真叫我們慚愧灰心得要死，今天酒要來了，可以多喝一些，一醉萬事休，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反正十天之限也誤不了，在這一天的事，老弟啊，我們十多年的苦工，想不到像蜻蜓撼石柱似的，

全數栽在人家的手底下，這從那裏說起。」跟着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寶瑛道：「老哥你別難過，常言道得好，練武的人無論練得多高，沒有不栽筋斗的時候，就算是我們的本領不濟。我們就不信那飛龍叟沒有栽筋斗的時候，我們這栽筋斗又算得了什麼呢？」

「多薩河嘆氣道：『可是我們栽的太不值了，你看可有什麼辦法，能得知那飛龍叟的蹤跡？』寶瑛道：『我們先不必忙着談這些，等着酒來了，吃着談吧。』於是多薩河就拍着桌子，叫那暗娼進來陪座，今天這個娘兒們，好像是懷着什麼鬼胎似的，連擦帶咬，胡鬧打諢一味的竭力敷衍多薩河，寶瑛是旁觀者清，早已猜得出一切，但也不肯說破，見了他們兩個那胡鬧的樣子，也真是替他們害羞，就想出屋去換換空氣，可是一陣脚步響，那殷大有已帶着一個菜館伙計，一陣風似的走進來，一樣樣的將菜擺上，那暗娼也停止了鬧，也忙着擺筷子，抹拭杯碟。

吃着酒多薩河向着那暗娼道：『你喝一盅可以出去，因為我們有要事借這裏禱商，你在這屋多少有點不方便。』那暗娼「呦」了一聲道：『呦，我還真不知道多老爺，有這樣要緊的公事，那麼我不陪了，可是酒誰給你斟啊。』寶瑛道：『你請吧，我們自己也會斟的。』那暗娼向着多薩河瞟了一眼，這才輕挪蓮步，扭着屁股出屋而去，殷大有早就出去了，屋子裏只剩了多薩河和寶瑛兩個人。

寶瑛給多薩河斟上一杯酒，又將座椅向前挪了一挪，彼此喝了一杯之後，多薩河道：『老弟

：「你可是有什麼方法，探知那飛龍叟的下落？」寶瑛道：「你先不用忙，先喝酒要緊，反正我們有方法可以得知他的下落。」說着話已給多薩河斟上一盃，隨後又自斟自飲了兩盃，多薩河見寶瑛這從容不迫的樣子，心裏終是疑惑和着急，便又問寶瑛道：「究竟是用什麼方法？請你早點告訴，省得把我悶壞了。」寶瑛笑了一笑，將那盃子內的酒一飲而盡之後，又自斟上了一盃，還要給多薩河斟酒，可是多薩河把手掌蓋住那酒盃道：「你倒是先說說後，我們再痛喝一陣。」於是寶瑛又笑了一笑，這才正色望着薩多河道：「據我看這件事情不用忙在一時，因為那飛龍叟能毫無顧忌的入宮，必是仗恃着那一身出衆的輕身功夫，這幾晚上每晚必去，雖然昨夜又被他取走那顆經略金印，恐怕還不會就此罷手，他既爲了警告於爺，幾次入宮，若洪爺沒有什麼表示，這飛龍叟是決不會就此住手的，說不定今夜還要入宮，那麼我就再作一次更詳細的步驟，希望能知道那飛龍叟在這京城之內的落脚地方，那就好辦……」可是多薩河阻住他道：「你這說的話，據我看恐有點不合乎現實的地方吧。你沒看那飛龍叟給我們的信上說，叫我們十日後去托蘆山找他。」寶瑛道：「老哥不是我說你，若論武功，當然是你比我高，要講智謀，你還得讓我一步，據我看在他的信上說，我們若不袖手旁觀的話，十日後，可去找他，假如我們不肯聽從他的話，他何時知道我們不聽從他的話，說不得在這十日內，那飛龍叟必定還要暗中入宮，那麼飛龍叟是住在這城中了，不過他是住在什麼地方，我們是不會知道，但我們若是佈置週密的話，一樣可探出他

落脚的地方來，探明白後，我們何妨去面見他，拿江湖武林道義氣來和他相商一下，飛龍叟既是一個江湖和武林中知名的高人，當不會仗着本領將武林道義視同無物，那時候我們就探詢出他來此的目標了，既知道以後，再想辦法解決這件事，你看怎麼樣？」多薩河道：「你說的這方法，未嘗不對，不過這飛龍叟的輕身功夫太高超了，就拿我們兩個人來說，尙且不容易追步他的蹤跡，何況那些笨傢伙呢？」寶瑛望了望多薩河道：「不是這樣辦法，憑我們的功夫明知難以追步飛龍叟，但我們何妨去找人幫忙，多薩河道：「哦，你原來是想找人幫忙，不知你想找誰？不是我們自己抬高，在這奉天城內功夫能有比我們高的，可說是沒有人，那麼你又要找誰幫忙呢？這不是打草驚蛇鬧的人人皆知，這在我們的面上也難看啊。」寶瑛道：「唯其如此，所以我是祕密地和你相談，我的意思，我們的手下人，多屬笨伯，我們自己也不成，所以我想請那已退隱的前盛京三班總捕金眼鷹金晟幫忙，他此時雖然退隱了，但他手下的徒弟徒孫仍服務於捕役，還真不在少數，若能把他請出來，憑他老於那辦案的經驗，總能探詢得出來那飛龍叟的蹤跡了。」這話使多薩河道恍然大悟道：「哦，原來如此，不過我們並不認識這金晟，再說他已退隱好多年了，而且又是一個漢人，他就肯幫忙嗎？」說完又望了望寶瑛。

寶瑛道：「我這請他幫忙，此中自然也有原因，他雖是一個漢人，可是他在這關外住了有兩輩子了，同時與明朝執政者也有着一層嫌隙，所以雖是漢人，他自己認爲滿人了，這一請他准能

幫忙，他若能出來幫忙的話，對於飛龍叟的蹤跡就不難探知。多薩河連忙道：「這樣是好極了，那麼去請這老捕快，全仗老弟費心了，可是我忘了問你，你可是怎樣認識這老捕快的？」寶瑛道：「你這可是忘了吧，我那年告訴過你，當我尚未入這宮廷供職之先，有一次這老捕快，奉了上命去辦理一件要案，可是這件案子是很棘手，同時那案中的主角是一個性情殘暴無雙的巨魁，有一天在那老捕頭獨自一個人搜尋時，竟然狹路相逢，那老捕頭漸漸後退，眼看要廢命在人家的掌下，恰巧小弟是遊獵歸來，幫忙他將那盜魁擊走，由此那老捕快是很感激我，在這件案子完了之後，曾請我到他家裏去過一次，此後他就退隱了，我進這宮廷之後，那老捕頭還是常常的邀我去他家小酌，我們幾乎是成了忘年之交，這一次我去請他去，一准能幫忙的，雖然他的武功並不怎樣的出奇，但是以辦案的經驗和輕身功夫，去追循那飛龍叟的蹤跡，必是游刃有餘，毫不費力。」如是多薩河甚是歡喜，這席酒本來並不豐盛，可是在這兩個一人一高，痛飲之下，轉瞬便兀，多薩河也不再留戀了，就陪着寶瑛出了這小黑門，那暗娼只送到街門口，多薩河和寶瑛一脚踏出街門，這暗娼就隨手「砰」地關上了門。

多薩河也不留意這些，陪着寶瑛走了一段路後，多薩河好似想起什麼似的，因停了步子眼望着寶瑛道：「我想起來，還是最好你去，因為我與那金捕頭並不認識，這我一去也許是不方便吧，」寶瑛搖搖頭道：「我早就說了，你去也沒有什麼不方便，再說已離他家不遠了，幾步便到，

又何必到門不入呢。」說不了聽得旁邊有人說道：「哦，寶老爺，好久沒見了。」寶瑛和多薩河回頭看時，是一個身穿衙門裏服色的公門人物，年紀已然四十多歲了，可是下巴還刮的很是光滑，他這麼過來，一抱雙拳，寶瑛認識這是那老捕頭金晟的弟子名叫神手方靖，便也抱了抱拳道：「哦，是方捕頭，我們也好久沒見了，這那裏去？」那方捕頭道：「我們此時有件案子，伸手要辦，可是我們不敢貿然的就動手，所以來請示敝老師，未知寶老爺這要往那裏去？」寶瑛連忙給多薩河介紹道：「我給你引見一下，這是我們景祐宮裏的護衛長，多薩河。」說着話又一指方靖道：「大哥這位便是金老捕頭的高足方靖外號人稱神手……」這方靖連忙向着多薩河行禮，多薩河連忙還禮道：「這不敢當，大家都是自己人。」寶瑛給兩個人引見之後，才向着方靖道：「我們正要到貴老師處去請教一件事，不料在這裏碰上，真是幸會之至。」那方靖道：「這樣真是巧極了，我們可以一道走吧，家師此時一定會在家的。」說着就向旁一閃身子讓寶瑛和多薩河先行。

此時那金老捕頭正在家中，含飴弄孫，聽得大門響，抬頭看時，是他的徒弟方靖陪着寶瑛並一個不認識的人進來，這老捕快連忙站起迎接，他望着寶瑛道：「好久沒見了，老弟，這位是誰啊？」寶瑛連忙替多薩河通了姓名，這老捕快哈哈大笑起來道：「你不說我也想出必是和你同在一處。幹的多老爺，今日甚風吹得兩位到？」寶瑛道：「我們兩人正要來拜見你，有事請教，

碰巧與這位令高足遇上了，故一道進門。」那老捕快此時上下打量了一下寶瑛，又回頭望了望方靖，將懷抱中的小孩子向着旁邊的一個家丁手中一放道：「好，兩位請進。」說着將寶瑛和多薩河讓進旁邊客室之內，那方靖也跟着進去。

彼此落座之後，這位老捕快金眼鷹金晟問寶瑛道：「不知老弟可有什麼事見教？」寶瑛道：「我想老哥的見聞極廣，在這遼東道上的武林人，自是熟知一切，我是來打聽一個人，不知老哥可知道在這遼東一帶有個飛龍叟這人？」這老捕快一聽，只見他把目光閃爍了一下道：「哦！飛龍叟？」寶瑛道：「是的，老哥可是認識的？」又見這老捕快左右望了一望，似在尋覓什麼，可是旁邊除了方靖和多薩河以外沒有旁的人，停了片刻才望着寶瑛道：「你說的飛龍叟嗎？我前幾天聽我一位小徒說，在這奉天城內，現隱伏着一位形跡可疑的武林怪傑，年已七十開外了，一個人住在一座道觀之內，那日我那小徒經過那座道觀，一眼看到一個白髮銀鬚的老頭，從那道觀內奔而出，見他步履矯健，兩眼神光閃爍，知是一個武功有極深造詣的練家子，那時我小徒很是懷疑，疑心那老人不是正路的人物，當在那天晚上，隱伏在這座道觀之後，候到二更相近，突見從牆內起了一縷輕烟似的，升上殿脊，跟着好似一股白線，比箭還要捷的飛向東北方去了，雖然看不出是什麼來，却估量着必是一個輕功絕頂的江湖人物，寅夜外出，那時我小徒立時翻進這座道觀之內，向各處一察看，那主持道士還在好夢方酣，我那小徒找了好一會，不見白天所見

金 鷹 門 飛 龍

的那老頭子的人，猜測着剛才那股白線必是那老頭子無疑，也沒敢驚動那老道士，就出了廟，第二天晚上，我那位小徒又帶着兩個精明的手下，去埋伏在那道觀的左右和後邊三面，到了二更過後，果然又是一縷白烟似的升上了殿脊，跟着又是一股白線似的消沒了蹤跡，我那位小徒一連埋伏了三天，差不多每晚上都見到，白天去廟，雖然在暗地裏和那老頭子見過幾面，因猜不着那老人是什麼人物，又沒有犯法的證據在他們的手裏，也沒敢冒然的手辦案，欲要追蹤，那老人的蹤跡，看他去作些什麼，可是像他那樣快捷的身法，真是自出世以來，所未見過的，別說是追蹤，就是要看清那縷白烟的形象，到底是不是那老人，也看不出來，因此才來告訴我，想請我去觀察一下，我在十幾年前曾聽江湖同道言過，在這遼東道上有一位飛龍叟，原是大明宗室，名叫朱鈴，因他先輩不滿於建文篡位，所以全家避處於這關外，後來不知跟着何人，學出一身驚人的武功，更以「輕功提縱術」已臻爐火純青，像「燕子飛雲縱」「荇萍渡水」，這一類輕功上乘的功夫，他全已練到登峯造極，所以江湖上全稱他爲「飛龍叟」，他夜行時喜穿銀色夜行衣，我聽那位小徒的話後，就疑心到那縷輕烟又如白線似的人影，和那出類拔萃的身手，頗類是飛龍叟，不過那飛龍叟聽說已死去不少年了，這時何以又現身於這奉天城，此中之事頗足耐人尋味，我也想探看一下以明究竟，不過我自退隱之後，已將武功扔下七八年了，惟恐到老還栽那麼一個筋斗，所以我也沒有答應小徒的邀請，這時聽老弟這麼說，諒必是話裏有因，可是不否？那飛龍叟真的在

這奉天城內。」寶瑛連忙點了點頭道：「不錯，果如老哥所說，那飛龍叟果是在這城內，不但我們是知道，並且我們兄弟兩個都和飛龍叟較過手，慚愧的很，我們和人家一比較，真比蟬撼樹似的，全敵栽在人家手底下了。」

那老捕快吃驚道：「你們較過手？怎樣吃虧？」寶瑛嘆了一口氣道：「提起來我們也真慚愧，總之我們是太自不量力，所幸人家還算手底下留情，沒有將我們哥兩廢了，不過飛龍叟那樣的仗恃着本領戲弄我們，我們也難以輸那一口氣，再說他又將我們大人的經略金印取走，我們負有保護之責，這在我們面上已是難看，他還留話叫我們不管這件事，老哥你看。」邊說邊將那飛龍叟給的信，掏了出來，遞給老捕快，這老捕快看完了之後點點頭道：「這飛龍叟數次到宮廷去，原來是爲了洪大人的生降，才來下警告的，這我想那飛龍叟，才叫多事，誰不知道他的尤人爲了皇帝的寶座，不忍眼見手足箕豆相煎，才挈家遠遁關外，這又何必這樣給殺兄滅倫的禽獸皇帝的後代出力，真是使人大惑不解，據老弟所言，那可證實我那位小徒所見，隱跡在那座道觀中的老人，定是飛龍叟無疑了，可惜我那位小徒剛走不多時，我也忘了問他那座道觀的名號，不然的話，我倒可以憑着這副老骨頭去訪一訪他。」可是旁邊方靖道：「老師，弟子今天來此也是爲了這一件事，特來請老師的示，老師不要忙，那座道觀的名號地址，弟子倒是知道。」他這一說，那老捕頭和寶瑛多薩河都回了頭。

那老捕頭道：「怎麼說，你也知道這件事嗎？那座道觀可是叫什麼名。」那方靖道：「弟子也是最近聽手下兄弟報告說，在那座道觀之中，隱伏着一位武林怪傑，此次入城大概是有極大的圖謀，所以我們手下兄弟都留了神，想要搜尋出他的證據來，就好下手辦案，可是我們不知道那人是什麼人，功夫怎樣，不敢貿然動手，所以先來請示一下老師，聽老師和寶師叔一說，才知那人便是名震關內關外的飛龍叟了，幸虧我們沒有冒失動手，他住的那座道觀，就是城內的「白雲宮。」那老捕頭哦了一聲道：「好，想不到是這麼近，我今天先去探訪一下吧，你去取我的衣服來。」

金 鷹 門 飛 龍

這神手方靖答應了一聲，剛要轉身，可是寶瑛一伸手阻住，他面一側想首了一下，才望着那老捕頭道：「老哥哥，這件事且慢一點，說不定那飛龍叟，今晚再度入宮，我們在宮內靜候怎樣？」那老捕快也想一下道：「好，就這麼辦吧，兩位可是吃了飯，如果沒的話，請在此吃一頓便飯吧。」寶瑛和多薩河連連稱謝道：「不是推辭，我們早就吃過了，不信的話，老哥哥還不會喫得出來我們一嘴的酒？」那老捕頭哈哈大笑了一陣，才和寶瑛約定了時間暗號，和會面的地方，他送走了兩人之後，那方靖也就告辭走了，去知會他的手下二千捕快，今晚須分散在那「白雲宮」的四週查看那飛龍叟的蹤跡，那老捕頭金晟到了晚上，也是拿大布紮束了身體，換了一身緊身的短衣，直到夜間二更之後，多薩河和寶瑛，正隱身在殿脊瓦簷之上爬伏着，果然不久，從那大

牆之外，又冒上了一縷輕煙，那股輕煙，一經上了牆頭，便化作一縷白線似的，「刷」的便穿上了這殿脊，跟着由那大牆之外，也冒上一股黑霧，可是只一下就沒了蹤跡。

五 跔蹤跡金眼鷹午夜受挫

這位飛龍叟一經飛上這殿脊，突然的一聲哈哈，這一聲哈哈似乎挾有一種冷酷的成份在內，多薩河和寶瑛聽在耳中不由己的彼此打了一個冷戰，見飛龍叟這一聲哈哈之後，向着伏身在瓦壠上的多薩河和寶瑛一點手，跟着飛身撲向後邊正殿的殿角之上，多薩河與寶瑛既被飛龍叟發現，也就索性的現了身，跟蹤追了過去，飛龍叟覺得兩人已追來，竟停身在殿脊之上，先向着左邊略一張望，便回頭望着多薩河和寶瑛道：「你兩個孽障，還是真不聽說，還竟敢約人來追蹤我，真是胆子不小，我再限你們二人從今天起，不要再多管閑事，否則的要話叫你們嘗嘗我飛龍叟的厲害了！我要走了，讓你們自己細細的去回味吧。」飛龍叟這一說之後，又是兩條大袖左右一展「白鶴亮翅」展眼間，一縷白線似的消沒了蹤跡。

多薩河和寶瑛雙雙的立在這殿脊之上，呆愕了一陣，忽然又想到這飛龍叟，最是神出鬼沒，怕他再用着「金蟬脫壳」去擾亂洪承疇的寢宮，想到這彼此立時一轉身，越過着這正殿，飛身撲上前進，向下看去，下面是靜悄悄的，任什麼動靜也沒有，就是那金護衛和其餘的幾個護衛，還

立在塔下暗隅之中，保護着洪承疇，更還能聽得洪仁洪德互相蹀躞室中的聲音。

寶瑛望了望多薩河道：「怎麼那老捕頭一上了宮牆，就沒了蹤跡，不知爲什麼又隱了去？」多薩河道：「這也許他不願意出面，所以在斷定了是飛龍叟之後，又隱了去，不願得飛龍叟，作爲以後的地步吧。」寶瑛想了一下道：「據我想，不見得就會如此，也許那老捕頭是有什麼的主意，我們明天再去聽他的信好了。」多薩河也沒有再說什麼，這一晚上在這宮庭之內，倒沒有什麼動靜，可是當晚這老捕頭金眼鷹金晟，却和飛龍叟在這奉天城中結下了樑子。

原來這老捕頭金晟，聽了寶瑛的話後，一直盤算到晚二更左右，他在退隱之後，本不想再出頭參加這個旋渦之中，可是因了寶瑛當初會幫過他的忙，明知自己的武功絕不是他的對手，可是爲了好朋友的事，也只有去會一會這位江湖怪傑，更又聞他的輕功頂絕，自己以「輕功捷縱術」馳名這遼東道上，四十餘年未曾遇到敵手，今晚在本省內發現這位武林怪傑，倒要暗中與這飛龍叟一較長短。

老捕頭這一想之後，也就趕緊換好了衣服，他這身衣服雖不是夜行衣一類，也不是公門裝束，可是穿在身上十分的利落，他換好了衣服，恰好二更剛到，就出了內室，走到外院縱身上屋，竄到門外就沿着民房向白雲宮，飛縱奔去，從這到那白雲宮的路並不太遠，這金晟施展陸地飛行術，舉步便到，還未到這觀門左近，已聽得旁邊民房之上，響了一聲公門中的暗號，這位老捕頭

金晟就知道是自己的弟子方靖，已帶人隱跡在遠左近，立時飛身縱去，已見方靖隱伏在一家民房的瓦隙之上，他剛要立起來給金晟行禮，老捕頭縱身已到，擺了擺手道：「當着事兒別叫驕，我問你可看見那點子出來？」方靖道：「還沒有，我已埋伏了不少的弟兄，他從那一方面出入，大概總可以查得出來！」金晟向着四外看去時，果然在這白雲宮四週的民房之上，都有一顆頭埋藏在暗隅之處，遂點了點頭道：「這樣佈置也很好，可是要告誡他們，千萬別動手，也別聲張，因為這飛龍叟的武功遠非一般普通匪賊所及，不要事情倒沒办好，倒鬧出意外來，你們最好別動，只讓我一個人去探循好了。」他說完這話，正要湧身下房，方靖突然一拉金晟衣服，這老捕頭也忙着一伏身，探首向着白雲宮內看去。

就見從白雲宮的大殿之下，突地冒上一縷輕烟，這縷輕烟一經落在殿脊之上，只見好似一條龐大的身形，略微頓得一頓時，但見「刷」的一聲，就好像一條白線似的，向着景祐宮的方向飛去，看去下像是腳不點地似的凌空飛行，這時方靖正想下房去追趕，這老捕頭忙着一阻方靖，立時雙肩一恍，脚下悄一使勁，捷如飛鳥似的向東首街道上落去，也向着景祐宮的方向撲去，這老捕頭的足底也是真快，祇三五縱已然是望見了那股白線，正停在一處高地，向着東上眺望，只見白鬚飄揚，衣袂霞舉，神態舉止，果像是盛傳江湖武林間的飛龍叟，只見飛龍龍眺望了一下之後，又「刷」的一聲，一直朝準景祐宮方向馳去。

這老捕頭金晟唯恐落後，那裏就敢怠慢，也用足了功勁，向着前面白影那方撲去，不料追了一程路，眼見前面那股白線忽的沒了蹤跡，這更金晟暗嘆一聲，真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憑自己這身輕功，還會落人之後，金晟暗嘆一聲之後，也跟着向景祐宮的方向撲去。

才撲奔了不多遠，突地覺得身後一陣勁風到來，金晟趕忙停身回頭，只見一股白線，從自己身旁斜刺裏往旁竄去，只是他站住身形，轉身向着金晟一點手道：「朋友！我真佩服你有這一身絕頂的輕功，但不知道爲甚追蹤我，可是我飛龍叟錯了江湖道兒？沒有到你府上拜會，所以這麼不滿於我吧。」這老捕頭金眼鷹金晟忙着一抱雙拳道：「豈敢，我因外出公幹，偶然的碰上了你老哥，見你老哥這身功夫，就動了一個猩猩惜猩猩的念頭，所以縱上來，要看一個究竟是那一位武林前輩，想不到竟是名震關內關外飛龍叟，真是幸會之至。」這飛龍叟道：「未領教閣下是誰？請道其詳。」金晟道：「在下金晟，人號外號金眼鷹追雲手……」那飛龍叟突地哈哈大笑道：「哦，我道是誰？原來便是那名震關東的名捕快金老頭，真是幸會，你可是爲了搜捕我下了公事？」金晟真還摸不着頭腦，茫然道：「這怎麼說，是爲了老哥下了搜捕的公事，我敢說是我是一點也不知道，老哥這話是從那裏說起！」那飛龍叟又冷笑了一聲道：「我知道老哥你這麼大的年紀了，要沒有事絕不會深夜冒露的在外奔馳，剛才你說是爲了公事，可是否就爲了我老朽？」金晟急擺手道：「老哥你千萬不要誤會，我們在此相遇，也是出於無意的，若照你老哥這

樣一說，豈不是冤屈了人。」那飛龍叟又哈哈大笑道：「我一生就沒有冤屈過好人，照你這麼說我是冤屈了你，你以為我是不知道，你剛才的追蹤我時，我早就料定了你，必是受了什麼人的囑咐，這麼追蹤我，就憑你一個閉門在家之身，也不會這樣出來。」金晟被這飛龍叟一語道着心病，立時有點忸怩起來，他剛要說話，可是飛龍叟已看出他的情形來，便又望着金晟道：「你不是爲了公事要來搜捕我嗎？我在這裏請你上手，來吧，我絕不跳避。」說着將雙袖向着身後一背，神態傲然的望着金晟。

這老捕頭金眼鷹金晟被一語道破，已然有點羞愧，但他究竟是一個老於閱歷的人，只把氣忍了一忍，也沒表示出形色來，這時又聽了飛龍叟那如諷似譏的損話，止不住心裏怒火上騰，喝一聲：「飛龍，你休要傲狂，我金晟服務公門四十餘年，今雖然年老退隱，我還是不懼江湖上那本領比我高的匪賊，你既然敢到此，足見你的本領超羣絕倫，我金晟若不和你較一較手，我金晟算是白活了這麼一把鬍子了。來，來，我倒要領教領教你這狂傲無入的人，手底下空有究大的功夫。」喝聲中左足往後一撤步，兩臂向胸前一錯，右掌穿出，龍形一式，兩腳微點瓦面，人已騰身而起，猛然向飛龍叟撲去，身手矯捷異常，真不愧有金眼鷹追雲手的綽號。

金晟這一撲上飛龍叟，雙足還未着實，右掌一恍已發出招術，一個「白鶴亮翅」陡然向飛龍叟門面打去，這飛龍叟朱鈴却不慌不忙，面上微現笑容，兩手垂着並不還招，身軀微微的一倒栽

，閃開了金晟的掌風，左脚往後一撤，擰身旋向右側，神情仍是十分狂傲。金晟單掌落空，一眼看到飛龍叟的狂傲神態，心裏怒火更高，立刻旋轉身形，右脚往前一上步，右掌隨着往外一推，身形竟欺了進去，橫掌向上一翻，一個斜劈掌向飛龍叟咽喉切去，這位老捕快金晟是動了真火，竟不顧利害欺敵拚命，飛龍叟見了不由的笑出聲來，喝了聲：「來得好。」喝說着左脚往後一撤，上身微微向左一側，躲開了來掌，右手肥大袖子往外一恍，露掌向上一穿，疾如閃電似的，駢指向老捕快的右手脈門點去，金晟上身前撲，右掌用足了勁遞來，換一個平常武師，這一右掌絕難逃出手去，廢在飛龍叟的兩指中了，這金晟實非泛泛之輩，他竟猛的一縱身，向右側斜縱出去，避開了飛龍叟的兩指，不意他足未拿穩站穩，飛龍叟的身形已到他的身側，金晟陡然一驚，稍一疏神，飛龍叟的右掌已搭着他的右肩，這不過是剎那之間，金晟在疏神驚慌之下，竟遞不出招去，去拆解飛龍叟的鋼爪，這位飛龍叟只要稍一使勁，這金晟縱然不立時掌下斃命，這條右臂也得殘廢了，可是飛龍叟想到與金晟無冤無仇，且他這麼大的年紀了，成名以後退隱，實非容易，又想忍心下毒手，使之殘傷，一世英名墮地呢，飛龍叟腦子裏想到這，撤回鐵掌，僅將大袖順式往上一拂，袖角正掃在金晟的耳輪之上，這雖然是袖子之餘勁，但這種力量也就有百斤沙袋壓在上一樣，金晟剛剛立穩的身子，不由的又向着前面撞去幾步，飛龍叟立時大笑一聲，一轉身子，如飛的向景祐宮縱身奔去。

金 鷹 門 飛 龍

等到金晟站定身形，羞惱萬分的迴轉身來，只見那飛龍叟已是飛縱出有五六丈之外，可笑這金晟還不知道飛龍叟是手下留情，還以為又是戲弄多薩河和寶瑛的手段，又轉來戲弄自己，自己四十餘年的威名，竟這麼一文不值錢的栽在這個老兒的手中，日後的威名何在！金晟是羞忿交併，立時一轉身，雙足微點，飛身向飛龍叟身後追去，這時飛龍叟已縱進宮牆之內，金晟却才趕到，他剛一縱上宮牆，已然看見寶瑛和多薩河變變的伏在瓦壩之上，想起剛才的事，若是叫兩個人知道了，實是一種羞辱，沒有面目見人了，今天且放過了飛龍叟，有機會再為想法子報復，因此金晟並沒有入宮，剛一上牆，就轉身縱將下來，垂頭喪氣回去，他走了沒有多遠，已然望見方靖等人分頭向着這方面撲來，他要躲閃，已是來不及，只好對面迎了上去。

那方靖也老遠的望見了金晟，此時也迎上來，望着金晟道：「老師，可是追上那飛龍叟？」金晟只有嘆了一口氣道：「別說了，請到我家去再說吧。」說着回身就走，方靖摸不着頭腦，但老師的話怎敢違背，就跟着金晟走了不遠，才望着金晟道：「老師，這般弟兄可以打發回去嗎？」金晟只點了點頭，也不說什麼就返回了家去。此時已是三更過後，金晟回了屋，也沒有換衣服，就朝着床上一躺，方靖也跟了進來，見金晟躺在床上胸脯子是一起一伏的，那把白鬍子上也是掛了些垂沫，好像是受了什麼意外的打擊，便向前一上步，望着金晟道：「老師，你可是身體不舒服嗎？」金晟搖了搖頭「咳」了一聲道：「我並沒有害病，只是心裏難過而已，你也休息吧。」

，有話我們明天再說！」方靖見金晟這樣說，倒是不敢再問了，只伺候着金晟換了衣服，又喝了一杯水後，才上床睡去。

翌日晨起，方靖起身後，那金晟已不知何時起了身，到前面去了，方靖不由暗叫了一聲慚愧，慌忙的梳洗完畢，就到前面客室之內，不料多薩河和寶瑛兩個人，早就在這客室之內，和金晟談上話，只聽得金晟嘆氣道：「實不相瞞兩位老弟說，昨晚我也是栽在那飛龍叟的手中，若不是人家手下留情，我就是不死在人家的手中，也不能完整的回來了，兩位老弟這麼不憚跋涉的前來請我，我老頭子若不出頭再幫一個忙，算我老頭白活了這一世，連個人情世故都不懂得，兩位老弟你們只管放心好了，我老頭子既已答應了，絕不改口，無論如何我決定再和飛龍叟對一次面，你們只管靜聽好消息吧！」

金晟說着，一回頭看見方靖，便望着方靖道：「徒弟，我這有好多多年，不知衙門內的情形了，現在在你的手底下，共有多少能辦案的？」方靖連忙答道：「這幾年衙門內，也沒有多大更變，還是原來的人數，共三班是三十六個人，有辦案能力的也不過是十多個人，可是手底下有功夫的也不多。」金晟道：「他們手底下有真功夫與否，倒不要緊，只要有辦案能力的三四個就行了，你要知道那飛龍叟實是當今武林中一位怪傑，先不必說他的智機闊歷，他那一身超羣絕俗的功夫，只怕無人能敵，所以我們人多也是無濟於事。我的意思，只是想探出他真實落腳的地方，略

爲佈置一下，讓我去當面會他，動以武林道義，或可化干戈爲玉帛，莫不血刃的，將那顆經驗金印取回，或勸他離開此地，何必三番兩次的與洪大人爲難，他豈不忘了建文篡位之恨，又何必給這個殘酷的帝皇出力呢。」

金晟這樣一說，就連旁邊的多薩河寶瑛，也彼此的軒眉一揚，方靖道：「以弟子所知，內中最能辦案的，還是第二班的捕頭小快手史英，和他手下兩個得力的捕快，趙輔和王芳，能可辦案，弟子可以立刻傳來，聽老師的支配，」金晟道：「這樣辦吧！你去傳了來，我還有話吩咐他們。」當時方靖答應了一聲，急忙轉身走了出去，

這裏金晟又望着寶瑛道：「這件事情我既然伸手，那非得要辦個水落石出不可，兩位老弟又這樣大清早的來，我也很抱歉忘了待客之道！」寶瑛欠了欠身子道：「老哥你這可太客氣了，我們那一天不見面啊，這樣客氣，未免是有點太見外了。」金晟道：「不是這樣說，我和老弟你，固是不時的見面，脫離了一切形骸客套，可是這位多老爺，我也不能不好好的招待一下！」說完話，就要叫人去湖水，擺早點，但多薩河連忙起身阻住道：「老哥！我和寶兄弟也是知己之交，大家都是親兄弟一樣，老哥這樣的爲兄弟兩出力，已是承情不盡，怎麼這樣的客氣！」金晟笑道：「那裏是客氣，我陪了兩位說了半天的話，肚子裏也得吃些點心！」說着回頭吩咐下人擺上點心，這金晟的家，已是擺出兩大盤子點心，並泡上了一壺水，金晟伸手相讓道：「兩位不必客

氣，吃一些填填肚子吧！」說着就先拿起先吃，寶瑛和多薩河知道這老頭子，爲人很是爽快，這就不客氣了，三個人這麼吃着，那神手方靖已是帶進三個人，彼此向着金晟行了個禮，向旁一立，寶瑛和多薩河抬頭看去，見那三個捕快年紀都在三十上下，一身的公門服色，個個精神飽滿，面上都露出一份精明強幹的神氣。這時金眼鷹金晟發話道：「你們三位來了，那很好，我請你們給辦的事，大該老捕頭已告訴了你們吧。」那小快手史蔗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聽金晟這麼說，連忙答道：「是，老捕頭都告訴了我們，所以我們都一塊來了，靜聽老前輩的指示。」金晟一面吃着，一面伸手指着桌子土道：「這先不要忙，我們大家吃了再說，桌子上那盤點心，你們也嘗嘗吧。」說着又伸手拈了一塊，往着嘴裏塞去。

史英回頭望了望方靖，方靖道：「你們三位也不必客氣，這裏吃吧，大家也不是外人，客氣什麼。」說着也伸手拈吃，大家用飽了點心，金晟首先發話道：「昨天晚上，我雖和那飛龍叟對過一次面，可是我們較過了功夫，我竟栽在人家的手裏，他若不是見我成名不易，我早就完了，我當然是承人家的情，不過這件事情，兩位護衛老爺來託我幫忙，我是答應在先，雖我自己是栽在人家的手中，但我決不能袖手不管，區區數十年的微名，能毀在這麼一位江湖怪傑手中，也算值得，所以我決定了，這件事要我幫忙，我就幫忙到底，現在我想着一層步驟，就是先去查好了飛龍叟確實落腳的所在之後，隨後再佈置應付辦法，防備他的乘機避遁，那時我單身先去見見

他，拿江江遠送和他談談，如果飛龍叟是不顧及一切的話，那麼我們就破舟沉釜，說不得孤注一擲，和他拚個死活，你們大家想這層步驟怎麼樣？」

寶瑛當先開了口道：「老哥老大的年紀，爲了這事竟栽在這飛龍叟手中，數十年的英名竟毀在他的手裏，這使我們費太對不起老哥了！」金晟忽的瞪開雙眼，搖手阻住道：「老弟你別這樣說，就是你不來託付我，我金晟在這奉天城內數十年，遼東道上的一般盜寇，那一個不知我金晟的威名，差不多誰也不好意思，在我住家的附近攪鬧，飛龍叟是一個老江湖，就不會不知道我金晟，他既然來此，顯見得不將我金晟放在眼中，我金晟明知本領不如人家，但我絕不能忍得住這一口氣，也非得和飛龍叟週旋到底不可，兩位老弟爲了宮廷的事來託我，是看得起我，我老頭子點頭答應，一半是爲了補老弟前十年的情，二是爲了我這個徒弟，我才毅然自任。」說着話用手指了一指方靖，隨後又道：「我既已答應了，毅然自任，諸位也不必再說那些話頭，從今天起，我金晟已下定了決心，不與飛龍叟辦理個水落石出，我是絕不罷手。」

寶瑛和多薩河兩，自昨夜在宮廷之內，見了金晟一現之後，就沒再見金晟出頭，只見飛龍叟一個人，還以爲金晟是不肯多管這件閒事，或是懼怕飛龍叟的威名，知難而退，所以今晨這來本是抱着「份實問之心，不意這位金晟果然够個朋友，竟然下定了決心，要將這件事辦理個真章來，這倒是錯怪人了，兩人這才向着金晟拱一拱手道：「那麼一切事，全仗老哥費神，我們日後圖

報於你老吧！」金晟慨然道：「兩位老弟別再這麼說話，我金晟一生推誠待人，絕不會以虛偽來交朋友，兩位請管放心好了。」

金晟說罷，就將方靖叫過來，吩咐方靖帶着這三個捕快，改換了便衣，先到白雲宮探看一切動靜，有機會的話，可先和那個道士談談話，問問那飛龍叟，到這廟中有多少日子，每天出去作些什麼，如果能看到飛龍叟的話，可以不動聲色的暗中監視他的去向，因為白天查看一個人的舉動比較晚間易容的多，凡是江湖中人，很少在白天裏炫露本領的，況且在大白天裏不像在晚上，身法一快，就不見人影，在白晝中無論跑的多快，也跑不出普通人的兩隻眼，所以金晟就叫這幾個人分頭進那白雲宮去，那飛龍叟的蹤跡和他的舉動。

方靖帶着吳英等幾個人走後，金晟也換好了衣服，像個鄉下老頭似的，就要趕奔白雲宮，去會飛龍叟，寶瑛和多薩河兩個人，因當晚洪承疇，又受了一場驚擾，心裏也惱怒極了，曾將多薩河和寶瑛叫進寢宮，嚴詞責訓了一陣，限令他們須要不准再每晚被人攪鬧的事件，並那顆經略金丹，下限期在十天內取回，否則的話，他只好將一經過呈奏清太宗賜以處分了，所以多薩河與寶瑛，將這件事託給金晟之後，就趕回去，稟知洪承疇請求多寬限幾日，這個人一經出了金晟的家門之後，就和金晟分手，兩個人就此回宮。

當時這位遼東名捕金眼鷹金晟一身的黃布衣服，化裝成個土老頭樣子，又加上一對黃眼珠，

白髮白鬚，誰也認不出來。這樣的一個老頭，便是名震遼東盜匪聞名斂跡的名捕快，金晟一躍走着先到一家山菓攤上，掏出十多枚大制錢，買了七八個大胡桃，本來關東的胡桃，比較關內的皮壳硬堅，可是裏面的胡桃肉却是甚少，有許多人專揀那又圓潤又堅硬的胡桃，刷洗一陣之後，糊上一層薄薄的紅漆，拿在手裏當玩物，金晟買的這七八個胡桃，都是又大又堅硬的，手心裏捏着兩個，其餘的就和制錢一塊裝在衣袋裏，一手倒背，一手捏着兩個胡桃，搓得「吧，吧」的怪響，就這樣的前着白雲宮走去。

這座白雲宮，在這奉天城內雖不是一座大廟，但佔地頗廣，前後也有兩進大殿，旁邊還有兩座配殿，不過因為地勢稍微有點偏僻的緣故，故此香火冷落，又加上年深日久，廟貌都脫落了，廟門雖半開半掩着，等閑的也沒有香客上門，金晟一步一步的行來，到了這廟門口看去，正有左右住家的幾個孩子圍着個担子，看時却是趙輔扮作一個賣梨的，這担子上只有十多個梨，他却是把這十多個梨放在水裏漂着，嘴裏么喝着：「好鮮梨，好鮮梨，咬一口噴鼻香……」因此引動了左右的一羣小孩子，都圍上來聽他這怪腔怪調，金晟一上來，趙輔已經看見了，便用手一指道：「老爺子你嘗嘗吧，俺這梨咬一口順嘴流水，沒有牙齒的人吃了最好。」金晟笑了一笑伸手撈起一個來，看了一看，見左右除了幾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外，沒有旁人，便低聲問趙輔道：「你可看見有人出來？方捕頭那去了？」趙輔道：「剛才我見方捕頭是同着王芳進去了，我來的最早，

在這條小巷中，我已轉了有半天了，可是並沒見有半個人影出來，大概那人還在裏頭……」金晟也不多話，便掏出兩個銅錢給了輔趙，把那個梨咬了兩口，就順手給了一個貧孩子，還是一手搓着兩個胡桃，一手倒背着假裝遊客，就躡進了這白雲宮的廟門，此時這廟內靜悄悄的，不聞一點人聲，只有樹枝上和瓦簷間的麻雀唧噪，金晟這一進來，「哄」的一聲，又從下飛起好幾隻麻雀，這地方以前金晟也曾到過，所以路徑倒是相當的熟，可是自從退隱之後，這地方已有七八年不曾涉足了，此時一進這廟門，看了這滿徑荒草鳥雀爭飛的樣子，不禁嘆息人事之非，滄桑變幻，他記得十年前這廟的主持道人卻靈素酒量甚宏又善下棋，自己夏長無事時，就到這廟裏來找卻靈素下棋，冬天裏就稱一二斤羊肉，打上兩瓶白干，慢慢的酌酒，當覽着窗子外面，鷺毛似的飛雪，和那鸞隻凍雀在雪地裏跳躍着覓食，當日卻靈素就命小道士撒出一把小米，救濟這雪天裏沒地方覓食的凍雀，會幾何時十年以來，人事變遷，卻靈素早就入關去主持北京城外，霞明觀去了，接任的却是他的一位徒弟，人雖然不似那卻靈素一樣的喝酒食肉，可是人樣子俗氣的很，自從卻靈素一走之後，自己就不再進這廟中來了。

此時一經涉足到這廟中，引起他的前塵影事，止不住嘆息了一聲，他記得這廟中的鶴軒是在左邊的配院之中，而主持道人的丹房却是在右邊配院裏，在這大殿之後，尚可以有路左右相通，金晟還怕有人注意，先順着甬道步上大殿的台階，僅僅的向內一探頭，就折轉身子從左邊小祠門

內，進了左邊配院，在這院子內除了正面的三間鶴軒外，就是一座小閣樓，本是主持道人個人習靜的地方。此時是門窗緊關，門上也下了鎖，只有軒鶴之內尚可以聽得人語和微微的步履之聲，金晟不敢怠慢，先上了這鶴軒的台階，跟着咳嗽一聲，就見這鶴軒的隔扇一啓，有個小道童向外一探首，金晟並不認識，倒是那小道童全個身子探出來，望着金晟打了一個頓首道：「你這位施主可是來遊覽的嗎？」金晟知道這小道童並不認識自己，便說道：「是的，我正要各處遊覽一下，因我有個志願，看見那一家廟宇被敗，就要捐修一下。」那小道童將金晟上下打量了兩眼，看不出這麼一個老頭，也竟有那麼大的口氣，大概是一個鄉下的上財主，有幾個錢，就被燒的到處誇張，就半信半疑的望着金晟道：「你可是認識我們師傅嗎？我給你引見引見。」金晟道：「我早就認識你師傅，不過我這到此，先要向各處遊覽一下，然後再去拜見你師傅，這屋子裏有人嗎？我進去看看。」那小道童連忙向旁一閃身，讓過金晟進去，金晟便一步衝了進去，不料左右一看屋子裏除了還有一個小道童，正在收拾桌上的經卷，此外任什麼人也沒有，他聽見腳步聲，回頭看了看金晟，並不認識，他問金晟道：「你這位施主找誰？你找我們當家師，可不在此，是在西邊配院丹房之內。」金晟忙道：「我不是找你們師傅，我是來找一個老先生的，這裏可是住着一位白鬍子老先生？」那小道童道：「你來晚了，那朱老先生，今日大清早就走了，臨行時說是個什麼……山，有人來找他時，可說到那裏去訪他就能見着，我這正在收拾他走後的房子呢？」金晟

忙道：「哦！今早走的，我是來晚了，不知他還有什麼話留下？」那道童這時望着金晟上下打量了一下說道：「你這位施主可是人稱金眼鷹的金晟？」金晟暗驚這道童，怎麼認識自己，連外號都知道，大概那飛龍叟已是猜測自己今天要來訪他，所以趁個早就走了，臨行時又留下這些話，自己這一總算是撲個空，又惹了個跟頭，不過從這道童的口中，或可能探出什麼來，遂點點頭道：「是的！我果是金眼鷹金晟，和那老先生是認識的，他臨行時可還有什麼話留下？」那小道童道：「沒有什麼話留下，只是有一封信，要我到你來時，手交給你。」金晟忙道：「好，請你拿出來我看看。」那小道童就抽出一卷經本，翻了一陣，從內裏取出一封信，遞給金晟，金晟接過手看時，見信封上並沒有寫着別的，只是素封一個，連忙抽出內中的信箋打開一看，不由得雙肩一聳「嘿嘿」的冷笑了兩聲。

兩個小道童，一個在左，一個在右，都探過頭來向着上面看去，只見在這紙上並沒有字，上面只畫着一條龍，在這條龍的前爪中，却抓着一個鳥籠，在這鳥籠裏又伏着一隻蒼鷹，眼睛是金色的，額下還垂着一條金練子，作出鼓翼昂首要飛的樣子。這位遼東名捕金眼鷹金晟這一看，十分的憤怒，要去追尋飛龍叟的蹤跡，不意途中竟又接飛龍叟的怪信，令赴托羅山會面，於是金晟跨騎踐約，絕壁獻身手，神魔鬥金鷹，名捕三番受挫，危崖較絕技，奪金印雙雄墮深淵等驚險事跡，全在續集中分解。

24
5
3
3

55
38
19
122
112

76
9
28
113

說小擊技俠武

龍飛鬥鷹金

集 正

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

正續二集每集定價五千元

著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正 華 書 店

發行者 正 華 書 店

上海惠民路四一九弄八八號
辦事處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